

卮

林
附補遺

一







林 卮

遺補附

(一)

纂嬰周

卮林小語

余無談笑之才。平生不解作寒暄語。亦未嘗發問難端。稠人廣坐。羣議風生。余竟默默也。知者以爲野鄙。不知者以爲簡傲。衆目所攝。勉相獻酬。顧資之所限。終不可強。雖欲有所發明。舌未及一伸。而詞已貽矣。且夫靈均之謔也。而騷。韓非之隨也。而說。長卿之喫也。而賦。子雲之蹇也。而玄。何哉。文以杼柚而工。不禁淹思。言以縱橫而辨。機在捷赴。捷而能劇。故蹇喫者無宮商也。雖然。言之不可以已。巧者騁其簧。拙者守其卮。卮亦酬世之具也。子玄有云。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言者因物隨變。惟彼之從。非宥坐之卮與。余今是非無主義。解繇人。因以曼衍。故卮林起焉。優哉游哉。亦所以窮年也。癸未嘉平。周嬰識。

卮林目錄

卷一

質魚

鷓紀

難裴

辨劉

謬杜

刺顧

箴王

析鄺

一

卷二

續顏

說孔

錄崔

復杜

非馬

贊劉

釋李

疑白

二五

卷三

問歐

格鮑

釐孫

撰張

四九

釋王

附王

彈高

本朱

卷四

七九

述洪

卷五

一〇五

議郎

論何

明楊

解馮

注王

卷六

一四五

廣陳

匡徐

通焦

卷七

一七九

洗梅

原謝

申董

商艾

增姚

陸鍾

卷八……………二一五

諗胡

卷九……………二四五

諗胡

卷十……………二七一

諗胡

卮林卷之一

莆田周 嬰方叔纂

質魚

雒水

魚豢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洛字去其水而加雒。魏爲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雒除雒而加水。

質曰。按左傳。遷九鼎於雒邑。又伊雒之戎。會雒戎。至於雒。還及雒。館雒汭。臨上雒。周禮。豫州川。滎雒。周代已爲雒字。豈終始五德之傳。周得火德。故周忌水而然乎。律歷志以周爲木德。春秋元命包。後漢禮儀志。亦云。是周果木行也。水木之母。母可忌乎。史記夏本紀。踰於雒。又伊洛溷澗。東過雒汭。導雒自熊耳。禹世已爲雒矣。山海經。謹舉之山。雒水出焉。又門水至河入雒。伯益在虞年。又已爲雒矣。虞土德。夏金德也。郊社志。又謂夏得木德。亦豈忌水而加雒乎。新城那沮水。山海經。左傳作睢水。睢水在楚。楚不忌水。何不除雒。漢之受命。非始於洛。洛之從水。何忌之有。江淮河漢。四瀆之大者。皆不去水。而獨更於洛何也。高帝建國曰漢。傳之百世。避忌宜孰有先者。如豢之說。漢字便當加雒矣。按沈約歷志曰。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鄭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

秦爲一代。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高斷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則漢非火而何。斯又不然。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德爲赤帝子。秦以水德爲白帝子也。又按論衡引泉陵紫芝。湘水黃龍之瑞。從公孫臣賈誼之言。以爲漢審土德。則安得以爲火行而忌水乎。梁氏玉繩曰。經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博物志謂魏復變雒陽爲洛陽。則雒字東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志五。天啓元年從禮部奏。凡水旁加各。寫者俱改爲雒。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宗以後刻本。又必改洛爲雒矣。金壇段玉裁云。豫州之雒。從佳。雍州之洛。从水。本是兩字。後人混而一之耳。

諸杜

歲星

杜元凱注左氏傳。襄十八年注曰。歲在豕韋。二十八年。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注曰。歲。歲星也。十八年。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淫。行失次也。昭九年杜注。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十年。裨竈曰。今茲歲在顛。頊之虛。杜曰。謂玄枵。十一年注曰。襄三十年。歲在豕韋。至今十三年。復在豕韋。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三十二年杜注。此年歲在星紀。

路曰歲星者東方木宿之神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常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故左氏好以歲星贏縮占驗襍祥後世疇人世家異教殊術年載次舍往往差池按竹書及年表襄十八年太歲丙午二十八年爲丙辰昭之九年太歲戊辰五歲則爲壬申自此四歲而爲乙亥昭十年則己巳也襄三十年戊午更十三歲蓋爲庚午靈王弑立即昭元年庚申到十三年太歲壬申杜氏之歷蓋與韋昭同也韋昭國語注曰歲在大火魯僖五年也在壽星僖十六年也在大梁二十三年也受實沈之星僖二十四年在鶉尾二十七年復在壽星則僖二十八年也據史記僖五年丙寅十六年丁丑二十三年甲申明年乙酉二十七年戊子明年己丑以韋杜之解推之則太歲在子歲在鶉尾太歲在丑歲在壽星寅在大火卯當在析木之津辰在星紀巳在玄枵午在顛營未在降婁申在大梁酉在實沈戊當在鶉首亥當在鶉火也故五行志成公五年梁山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年表五年乙亥十七年丁亥又范甯穀梁傳序升平之末歲在大梁蓋升平四年庚申杜氏之說非誕矣然昭九年戊辰既歲在星紀而三十二年辛卯而亦曰在星紀是自相乖違也且杜全不用太初歷者漢書律歷志曰太初元年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漢志曰歲名因敦是年太歲丙子王莽傳莽下書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服虔曰倉龍太歲也五年莽又曰始建國八年歲躔星紀在洛陽之都明年改元天鳳天鳳元年莽曰更以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案始建國無八年即天鳳三年天鳳無七年即地皇元年莽下書無非好大行詐之詞然始建國五年通鑑紀實在癸酉天鳳三年歲陰丙子地皇元年

二年。則庚辰辛巳。如莽言。又律歷志。漢高祖伐秦繼周。天下號漢。歲在東井二十二度。鶉首六度也。漢志。歲名敦牂。太歲在午。而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蓋漢元年丙午也。或誤讀律歷志。以八年爲丙午。譯耳。以漢書觀之。則太歲在子。歲星在星紀。太歲在丑。歲星在玄枵。寅在攝營。卯在降婁。辰在大梁。巳在實沈。午在鶉首。未。在鶉火。申在鶉尾。酉在壽星。戌在大火。亥在析木也。故律歷志曰。伐桀之歲。歲在大火。房五度。竹書曰。其年壬戌。志又曰。文王受命。歲在鶉火。張十三度。至武王克殷。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按大雅文王疏曰。文王受命。改元元年。太歲己未。其十三年辛未。則孟堅之指伸矣。然志又述襄公三十年。歲在攝營。三十一年。歲在降婁。其年戊午己未。且以成公之乙亥丁亥爲歲。在鶉火。而光武中興。改元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是年乙酉。則又午在攝營。未。在降婁。酉在鶉尾。亥在鶉火。是班氏自爲淆亂也。杜豐以班術疏闊。故不從之乎。○淮南書。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歲徙一辰。廣雅曰。太陰。太歲也。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昂畢。太陰在未。歲星舍觜。參。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與鬼。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史記亦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歲陰在卯。星居子。歲陰在辰。星居亥。歲陰在巳。星居戌。歲陰在午。星居酉。歲陰在未。星居申。歲陰在申。星居未。歲陰在酉。星居午。歲陰在戌。星居

已歲陰在亥。星居辰。歲陰在子。星居卯。歲陰在丑。星居寅。索隱曰。皆石氏星經文也。周禮馮相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十二歲一小周。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覩。太歲歲星。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其說與淮南合。然則太歲在寅。歲在星紀。卯在玄枵。辰在豕韋。巳在降婁。午在大梁。未在實沈。申在鶉首。酉在鶉火。戌在鶉尾。亥在壽星。子在大火。丑在析木也。夫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行度既有定局。卽閒遇遲疾伏留逆順。其大體要自不失。遲過者疾必續。逆滋者順必倍。伏久者見必修。一歲所次。要還常法。故杜於襄三十年注曰。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厥營。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然則二十八年不害其疾。二十九年無損於遲。歸之年居一次耳。而三家躔舍各各乖異何也。淮南子。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高誘注曰。仲中也。謂在子午卯酉四面之中。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晉灼嘗取此語以注漢書。晉灼歲星注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蓋以四孟四季易四鉤也。今觀卯歲舍須女。虛危。午歲舍胃昂畢。酉歲舍柳七星張。子歲舍氐房心。是四仲果行三宿也。餘歲舍星紀析木諸次。是四鉤果行二宿也。班氏以四季行三宿。韋杜以四孟行三宿。於晉氏之說且不合矣。平而論之。淮南及太史公之法爲密。而班杜都不依用。杜自以長歷推驗春秋時事。豈能全無合離。其後孔穎達作正義曰。隱公卽位。歲在豕韋。桓公卽位。歲在玄枵。莊公卽位。歲在鶉

火。閔公即位。歲在大梁。僖公即位。歲在鶉首。按隱元年己未。桓元庚午。莊元戊子。閔元庚申。僖元壬戌也。既稱午在玄枵。未在豕韋。則安得鶉火直子。大梁直申。鶉首直戌乎。且未在豕韋。而文公之元乙未也。顧云歲在降婁。莊元年戊子。而云鶉火。乃昭十五年壬戌。又言歲在鶉火。二十七年甲戌。曰歲復在鶉火。借子之矛。攻子之盾。其何如矣。漢獻帝傳。載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魏在大梁。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今年青龍在庚子。又載魏明帝冊山陽公曰。帝自西京。臻茲洛邑。聿改乘輶。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於鶉尾。十有八載。九域咸火。惟帝念功。祚茲魏國。考魏志。獻帝還洛陽。曹公都許。車駕出轅轅而東。則建安元年也。及策命曹公爲魏公。則建安十八年也。按建安二十五年爲庚子。則元年丙子。十三年戊子。十八年癸巳也。據蘇林之表。則太歲在子。歲星在大梁。讀魏明之冊。又太歲在子。歲星在玄枵。太歲在巳。歲星在鶉尾。與淮南史記漢書韋杜之歷。復皆不合。夫天道玄遠。推步難明。載祀綿邈。校算易爽。蘇董等皆紀當時事。而自爲乖異。乃爾。且從玄枵數之。十有八載。不得在鶉尾之次。又諸家言魏分野在實沈。而董巴言在大梁。布穀其舌。以誑媚時主。遂使歲星之說。竟不足信。公羊傳。襄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何休曰。時歲在乙卯。解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然則爲天數者。家自謂義。人自謂臆。昧誰得復贊之乎。

溫泉寒火

晉書陸機策問有溫泉而無寒火何也。紀瞻對曰。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鑿。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鶴之曰。淮南子。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故陽施陰化。元命包亦曰。陰精爲月。常屈任而受明。精在內。故火曰外景。金水內景。思遠所對。蓋采其說。然不對火性之必熱。而引火德之外融。可謂遁詞矣。且火以烈而始見。其剛非以剛而乃有炎也。水以潤而始驗其柔。非爲柔而乃微潤也。況火託木石之中。藏煙匿燄。何嘗不靜。而水發重壤之內。潛源奔沸。何嘗不動。又以初九純陽爲泉源所託。則濫灑灑洑。謂宜盡爲煙液。以水之受溫爲含容之性。則河漢淮江亦當變爲湯谷。而海內湯泉。曾不能十數。其理屈矣。若夫蕭邱燎原。而入者有衣裘之想。東武焚林。而被者無焦灼之色。陰陽相搏。固有不可類推者。安在其無寒火也。○抱朴子曰。謂火必熱。而蕭邱有涼燄。齊地記曰。東武山有勝火之木。燒之不死。亦無損也。

刺顧

問訊王導

世說新語言語篇曰。王敦兄含。爲光祿勳。敦既謀逆。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王丞相詣闕謝。司徒丞

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屬司空和時爲揚州別駕。授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刺之曰。按王含南奔。與敦同逆。而和云遠避流言。諂媚擁戴。亂賊之黨也。左傳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於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諸葛亮上言。獻帝曰。久令陛下蒙塵幽處。田疇傳。天子方蒙塵未安。潘岳西征賦。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晉四王起事。惠帝蒙塵洛陽。黃門以瓦盃盛茶。上至尊。庾帳別傳。劉曜作亂。京都傾覆。天子蒙塵。帳與許遐等從。釋慧遠論曰。元興三年。天子蒙塵。人百其憂。通典。晉博士徐虔議。今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南史。梁王雖在蒙塵。齋戒不廢。隋書。李密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歷尋往牒。誰敢以兩字施於臣下者。和乃舉屬丞相。若非陰共勸進。則謂體昧尊卑。謂之能言。不亦謬乎。世說又曰。和詣王丞相。丞相對之疲睡。顧謂同坐曰。昔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大喜。以此而觀。和直巧言令色。取悅容身者也。

難表

魏明帝

裴松之三國志注。校練精密。可謂勤矣。然亦有疏闕處。如魏志。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時年三十六。注曰。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至此年整三十四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爲今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難曰按志稱叡封武德侯年十五時爲延康元年則叡蓋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青龍合年十七而景初強爲三年凡二十年則裴云強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爲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皆爲舛也

神亭

吳志太史慈到曲阿爲劉繇偵視孫策時獨與二騎卒遇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擊得慈項上戟慈得策兜鍪於是解散慈入山中稱丹陽太守住涇策躬攻討遂見執策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注引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裴曰此與本傳大異疑謬誤

難曰慈若於神亭見囚則策方解縛而遣云寧識神亭時何其倉卒不次又當言今日得我云何不宜言爾時也按呂範傳範從孫策攻太史慈於勇里乃知神亭時慈獲策兜鍪而勇里時策致慈縲綬也裴蓋未之深核

箴王

陳驚坐

王僧虔上古來能書人名啓云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箴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哀帝末爲校尉有功封嘉威侯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弄以爲榮時列侯有

與遊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更始時。爲大司馬護軍。使匈奴。事具漢書。而簡穆不審。野客叢談云。王僧虔名書錄。說陳驚坐異。是。是不知僧虔之謬也。

王次仲

能書人名啓又云。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籀曰。水經注。上谷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履屨懷道。窮數術之美。首發於邁。化爲大鳥。出車外。飄飛而去。落二翻於山。故其峯有大翻小翻之名。張懷瓘書斷。亦引陽固北都賦曰。王次仲匿術於秦皇。落雙翻而冲天。然則次仲與祖龍並世。而僧虔謂之後漢人。敷對赤陛。疏謬若斯。

辨劉

叔向

世說新語曰。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閒屋。劉孝標注曰。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辨曰。世說賞譽品藻。止於魏晉兩朝閒。因曹蜎李志。而及廉藺。因讀高士傳。而出井丹長卿。若尙論古人。光無義例。所謂叔向者。予以爲望之有叔名向。爲之題目。以相標榜。如王大將軍稱其兒類耳。且叔向平邱之會。以威武劫齊。以無道脅魯。以譎詐懼季孫。而又搆殺萇弘。陰謀周室。何朗朗之有。

深公

世說新語輕詆篇。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注曰。深公卽殷源也。

辨曰。世說之稱公者。山張羊和溫褚王蔡庾謝郗陶及桓宣武十三人耳。皆位登台司。巍然公輔者也。其他叔夜以名勝共尊。安道以高隱見賞。衆譽所歸。亦得茲號。然皆繁之姓氏。無析字而稱之者。惟慧遠。道安。法深。道林。以方外縉侶。取名之半。綴之以公。猶云着宿耳。殷在世說中。稱殷侯。殷浩。殷淵源。殷中軍。殷揚州。至桓公稱阿源。蓋矣。不登三事。望非嵇戴。顧得稱公。於例未允。且浩字淵源。唐以諱。始改爲深源。蕭梁之日。安得以深代淵乎。予謂深公者。竺法深也。前注云。法深道徽高扇。值永嘉亂。考室剡縣。岬山中。支道林宗其風範。世說法深凡五見。而於此獨以爲殷侯。必非孝標撰也。孝標注多爲敬胤者所淆。敬胤蓋唐人。此注抑愈下矣。雖然。世說曰。有人道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觀此。則元規於法深不薄。而茲乃發輕詆語。夫倚庾之貴。以拒誹。訾庾之短。以嚮重。法深豈高逸沙門哉。

析鄭

鄭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後魏御史中丞。尙書左僕射。撰水經注四十卷。

君子濟

鄭道元水經注曰。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度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以金與之。津

長不受事。聞帝曰：君子也。遂名其津爲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析曰：後漢書：桓帝再幸函谷。一臨雲夢。乘輿鹵簿。不屆榆林。且京雒宅中。代賦不爲東地。元號屢易。紀年不得十三。其嘉君子之名。必非盡吾之主。案魏收書。以猗奭爲桓帝。幽并之間。水草是逐。度沙漠而飲馬。據參合以張氐。故以榆林爲西。桑乾爲左矣。尋厥昆嗣。屢遊斯津。則桓卽猗奭。差無乖爽。但猗奭統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佳證。且桑氏已著濟名。則事在漢桓之先矣。○孫氏志祖曰：此文出酈注。而非桑經。近殿刻水經注。校改皇魏。桓帝十一年。周氏之疑可釋矣。

絳陽

水經注曰：晉悼公謀去故絳。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卽絳陽也。蓋在絳滄之陽。漢高帝封越騎將軍華無害爲侯國。

析曰：故絳猶言故都故宅耳。杜元凱成六年故絳注曰：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杜蓋以新田爲新絳也。酈氏遂用其說。然莊二十六年。士蔣城絳。杜注曰：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而新田注又曰：今平陽絳邑縣是。夫故絳既今絳邑。而新田又復同城。杜之釋地。殆自相伐。且殷人五遷。不稱新亳。周京屢徙。非帶舊幽。齊都臨淄。便棄薄姑之號。楚移湫都。豈仍故郢之思。矧絳本非嘉名。不過以水氏縣。晉人何取而三以命都哉。又史記：越將絳陽侯無害。司馬貞考地理志無絳陽。而漢表作終陵。則史之絳陽未足以證新田也。

水經注曰。榆次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瑤於其下。刳腹絕腸。折頭措頤處也。

析曰。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知伯。將其頭以爲飲器。韓子難三曰。知伯國亡身死。頭爲飲杯。呂氏春秋曰。趙襄子與韓魏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史記。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又豫讓傳。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淮南人閒訓曰。知伯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又道應訓及說苑曰。知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處十月。圍襄子於晉陽。襄子擊之。大敗知伯。漆其首以爲飲器。據此。乃知漆頭之謔。實報灌首之辱。諸家解同虎子。已屬庸言。而水經注曰。韓魏殺知伯。刳腹絕腸。折頭措頤。蓋所未聞。尋史記及新序。載黃歇上秦王書曰。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又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絕腸。折頭措頤。身首分離。暴骨於草澤。此春申極言韓魏之怨秦。而酈氏誤以爲智伯見屠之酷。可謂疏鹵矣。鑿臺之下。新序作叢臺之上。郡國志作鑿壺。字書以爲壺古臺字。故獻帝紀注。臺崇。山陽公載記。作壺崇。禮記。敗於臺鮑。鄭玄曰。臺當爲壺。字之誤也。陸德明曰。臺音胡。謝靈運撰征賦。覽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則亦讀爲壺。折頭。新序作折頤。

丹水

水經注曰。上黨郡。丹水出長平北山。東南流。注於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

析曰。劉琨扶風歌曰。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文選李善注引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上

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蓋卽酈元之說。予按上黨去雒千五百里。朝發洛城。暮宿高都。雖有乘風之翼。躡景之足。不能如是之疾。且其詩曰。願瞻望宮闕。寧有天井關頭可睇。德陽殿角乎。倘曰寓言。則安得以高都實之。考地理志。弘農有丹水縣。丹水出上雒冢嶺山。東至析入鈞者。斯爲近之耳。○許氏宗彥曰。此廣莫門必非洛陽城門也。左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并州有廣莫門。當取此義。周氏以丹水爲上雒冢嶺山之丹水。非。越石未聞至陝也。

壺關三老

水經注曰。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輿。上書詔衛太子。卽邑人也。

析曰。漢書戾太子傳。作壺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作令狐茂。檢今漢紀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壺關關城都尉治。令狐微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卽爲冢焉。諸生尊師法。陪葬者三百餘人。松千樹。皆大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俗名其山爲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詔戾太子者也。然漢武故事曰。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爲宜慈校尉。持節狗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急。自殺。此作鄭茂。未知誰信。又漢書王尊傳。有湖三老公乘輿。上書詔王尊治京兆功效。善長以茂爲與。大誤。

五公

水經注曰。易水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隱西山。故其舊居世以

爲五大夫。城子莊、溪水南流，逕五公城。西五公猶王興之五子也。光武卽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順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

析曰：漢書無北平侯。惟元后弟譚，字子元，河平二年封平阿侯。薨，子仁嗣。初，莽幼孤，平阿侯譚多稱莽，久之封莽新都侯。仁素剛直，莽憚之，爲安漢公，迫仁自殺。諡刺侯。子述嗣。按此，則譚亦憐愛莽矣。所不同於莽者，平阿侯仁也。興、豈仁之同生乎？考兩漢書，譚諸子，董賢傳有去疾，哀帝時侍中，有閔，亦見張步傳。莽東郡太守。隗囂傳有向，莽安定大尹。馬嚴傳注有仁子術，卽譚傳之述也。莽九江連率。馬援傳有仁子磐，憑爵土，擁富貴。東觀記以爲術子者，凡此皆介特同根，盤踞維城，彼九族之降心，若四體之無骨，獨與父子自竄北鄙，絕意閭朝，洵泉共清，林風愈引。若非鄙注，幾於無聞矣。檢太平御覽，兩引河北記曰：易縣有五公城。王譚不從王莽，譚子興生五子，避隱於此，世祖並封爲侯。所謂中山五侯也。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經注蓋引其說。若此言非爽，王氏再世有二五侯矣。○全氏祖望云：善長可謂輕信者矣。王譚封平阿，不封北平，其妄一也。譚以特進卒，歷其弟商根柄政，而莽始繼之。譚之墓木拱矣，安得不同其政乎？其妄二也。莽之凶暴，其子稍不順，卽殺之，豈容五才遠引，其妄三也。且其封爵何以皆在北平等縣，其妄四也。班范荀袁並不一及，其妄五也。方叔蓋疑之而未敢領言。

金臺

水經注曰：金臺阪，東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

析曰。文選注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又王隱晉書曰。段匹彈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據此。金臺蓋有兩也。酈氏以爲長廡。被浦。閉館連都。昭創於前。丹踵於後。然則曲樹鋪金。虎臣畢駮。高臺蓄寶。駿骨先來。豈亦昭貽孫謀。丹繩祖武者乎。

寡婦城

水經注曰。夏屋城東側。因河仍塘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

析曰。注說非也。考地理志。太原廣武縣有賈屋山。注曰。卽史記云趙簡子登夏屋者。按此。則夏蓋讀作賈。故夏屋轉爲賈屋。賈屋又變爲賈復。而賈復更譌爲寡婦也。考古證今。此城蓋只夏屋城耳。酈謂賈復築之。亦穿鑿之甚。○趙氏一清曰。汝水注之恒水二源。奇導於賈復城。復南擊酈所築也。俗語訛譌。謂之寡婦城。以寡婦爲賈復。是一佳證。且賈屋山名。賈復城名。固未可合而爲一也。漢廣武縣在今山西代州西十五里。有廣武故城。而賈復城今在直隸保定府完縣西南至唐縣四十里。方叔以井州之山鎮當冀城之城地。可謂不思之甚。

捍虎圖

水經注曰。如渾水南逕虎圈東。季秋之月。聖上親御圈上。勅虎士効力於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孫云。奔戎事見穆天子傳。卽詩所謂袒裼暴虎。獻於公所者。故魏有捍虎圖也。

析曰。後魏書曰。王叡。字洛誠。晉陽人。姿貌偉麗。領太史。文明太后臨朝。叡見幸。爲侍中。吏部尚書。愛寵日隆。太和二年。高祖及太后率百僚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闈道。幾至御座。侍御驚靡。叡執戟禦之。虎乃退。親任轉重。進爵中山王。叡薨。太后親臨哀慟。葬城東。高祖登城樓望之。立祠都南。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高允爲讚。京師士女造新聲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樂。善長託喻奔戎。蓋晦其事。微露捍虎。亦迂其詞也。

牽招

水經注曰。鴈門水逕高柳縣城北。昔牽招斬韓忠於此處。

析曰。魏志。牽招。字子經。觀津人。太祖辟爲從事。太祖討袁譚。而柳城烏丸出騎助譚。乃遣招詣柳城。值遼東太守公孫康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忠與招爭言。招捉忠頭頓築。拔刀將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救請。忠乃還坐。峭王便辭遼東之使。按此。則韓忠之頭非斷子經之手。善長誤也。又地理志。高柳縣屬代郡。柳城縣屬遼西。相去懸矣。酈氏又誤。

茅茨

水經注曰。天淵池南。置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其黃初中所立也。

析曰。洛陽伽藍記曰。蓬萊山有華林。南有石碑。魏明帝立。題云。○孫云。案碑是曹魏文帝所立。以爲明帝。亦誤。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定中。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讀碑。疑苗字誤。楊銜之曰。以膏

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稱善。又魏書任城王傳。孝文還洛。作茅茨堂。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命羣臣賦詩。據此。則碑立於當塗。而堂乃元魏孝文帝作。注以爲皆曹子桓事。非也。然苗茨字。後經諸人研杵。而水經注。魏書並作茅茨。正如越絕書。茅山。吳錄作苗山。鄭注。士相見禮。古文茅作苗。蓋字通也。

榆櫺

水經注曰。漢明帝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櫺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

析曰。齊民要術。榆十五年。中爲髮櫺者。亦鬚類也。廣弘明集曰。梁陳齊魏之前。道家惟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此云榆櫺。可對瓠盧也。

鼯鼠

水經注曰。靈臺。漢光武所築。嘗宴於此臺。得走鼠於臺上。

析曰。竇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遊於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焚焚有光輝。羣臣莫有知者。惟攸曰。此名鼯鼠。事見爾雅。乃賜絹百疋。考爾雅。豹文鼯鼠。郭氏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然則辨鼯。賜絹。蓋有兩也。

陽侯

水經注曰。渭水東逕陽侯祠北。漲輒祠之。此神能爲大波。故配食河伯也。

析曰。淮南子曰。武王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

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揚雄賦。陵陽侯之素波。應劭曰。陽侯古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予以爲非也。論語摘輔象曰。伏羲六佐。陽侯爲江海。宋均注曰。主江海事也。陽侯之波。義蓋本此。

龍亢

水經注曰。過水東南逕龍亢縣。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者也。

析曰。關駟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貪僞。好持馬鞭行邑。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詐託旅使若奔喪。道遇寇抄。遂失資糧。鄺氏取其一語。殊爲不備。

武邱

水經注曰。潁水東逕邱頭。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邱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邱矣。

析曰。魏志王凌傳曰。嘉平三年。王凌陰謀廢立。太傅司馬宣王乘水道討之。大軍奄至百尺。凌窮蹙。乘船出迎。宣王軍到邱頭。凌面縛水次。而諸葛誕傳。甘露二年。誕反於壽春。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軍二十六萬討之。屯邱頭。使王基等四面合圍。三年。誕窘急。突城門出。司馬胡奮逆擊。斬誕。高貴鄉公紀曰。甘露三年。司馬文王陷壽春。斬諸葛誕。詔曰。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邱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邱頭爲武邱。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也。按此。則司馬懿雖嘗討凌至邱頭。而武邱之名。則至司馬昭克諸葛誕乃改。本注誤矣。

負夏

水經注曰。瑕邱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昔衛公叔文子升於瑕邱。曰。樂哉斯邱。死則我欲葬焉。瑕邱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地。魯衛雖殊。土則一也。

析曰。縣邑同號。地志已多。於時魯有瑕邱。何知衛無茲壘。周之典制。國有分土。行李所過。聚糧是防。若瑕邱獨爲魯田。寸壤皆非衛有。未聞衛命介使憑覽敵國之墟。而終沒大夫卜甯強隣之陌者也。且此處所敘。咸在邾魯封域。忽入衛事。於理殊乖。又負夏可爲負瑕。則虞舜所遷豈亦在是乎。

白門

水經注曰。下邳城有三重。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於此。中城。呂布所守也。

析曰。魏志。建安三年。魏太祖征呂布。其將侯成縛陳宮降。呂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又獻帝春秋。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布登西北白門樓上。城陷。士擒以詣司空。後漢書曰。曹操擊呂布。至下邳。圍之。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下降。謝靈運撰征賦曰。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相魏武以譎誑。究謨奮於東藩。桴未譟於東郭。身已誠於樓門。又伏滔北征記曰。下邳城。韓信所都也。中城。呂布所守。南臨白門樓。據諸書言。則白門所禽者乃奉先。非公臺也。唐太子賢注范曄書。乃引此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於此。蓋未知善長之誤也。

沔水

水經注曰：襄陽城北枕沔水。昔張公遇害，亡劍於是水。

析曰：茂先遇害在雒，安得亡劍沔流？考雷次宗豫章記：雷孔章爲豐城令，於獄掘得兩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孔章留其一，匣龍淵以進張公，及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亡，其子爽恆以劍自隨。後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閒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爲龍。郡國志曰：南郡在雒陽南千五百里，有襄陽縣。潁川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有襄城縣。酈氏蓋誤以襄城水爲襄陽水也。

黃鶴山

水經注曰：沙羨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鶴磯，西南直鸚鵡洲之下尾，東卽黃鶴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

析曰：宋書戴顓，字仲若，譙郡銜人。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鶴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憇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太祖每欲見之，常謂張敷曰：吾東巡日，當譙戴公山也。按此則仲若所住黃鶴乃京口之山，酈氏誤。

程鄉酒

水經注曰：桂陽郴縣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南屈注於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醞也。

析曰：荊州記曰：桂陽郴縣東界俠公山下有淥溪源，官常取此水爲酒。又晉書：武帝太康元年，簡文帝咸

安元年並薦酈淥酒於太廟。豈合酈湖淥溪之醞爲裸鬯嘗酎之祀與。則注綠水宜作淥。然梁書曰。劉杳在任防坐。有餉榭酒者。防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防大驚曰。吾實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人。此書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探里。時卽檢記。言皆不差。據此。則程酒豈卽千里酒乎。楊元鳳書。酈氏當亦未見。

赤松

水經注曰。東陽郡長山縣。北對高山。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於山下。

析曰。神仙傳曰。皇初平。丹溪人。年十五。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見市中有道士。乃隨求弟。至山相見。語畢。問平羊何在。曰。羊近山東。初兄不見。便俱去。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數萬頭羊。金華蓋卽此山也。初平仙去。改字赤松子。注箋以爲古雨師。誤耳。

恆水

水經注曰。崑崙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卽恆水也。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云云。又涇波麗國。又東到多摩梨帝國。卽是海口也。

析曰。崑崙墟。河出東北。阪恆出西北。隅恆繞西域。達於大秦。河入中國。注於東海。沔流小渚。絕不通波。善

長敘恆於河之下。蓋因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脈川。軸奇甄異。六合之外。宛在目中。三竺之流。如滌足下。神州地志。斯爲最瓌矣。然皆躡法顯之行蹤。想恆流之洞沓。其閒水陸未辨。道里難明。計所差池。厥類亦衆。予爲兩兩較之。法顯傳云。渡新頭河。至毗茶國。東南行八十由延。到摩頭羅。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到僧迦施國。又東南行七由延。到屬饒夷城。城接恆水。度恆水南行三由延。到呵梨林。又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衛城。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又東北行二由延。到迦維羅衛。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又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渡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佛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從此還向巴連弗。此皆顯踰原越隰。瞻曠暑以遐徂。尋途投屏。觸風塵而備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逕中天竺毗茶國。又逕摩頭羅。渾流恆水。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又東。逕毗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迦施。又東。逕屬饒夷。又東南。逕沙祇。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北。又東。逕藍莫。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佛邑。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新城。又西。逕伽耶城南二十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佛邑。皆以原野之邊。征爲波流之所屆焉。且拘夷毗舍在藍莫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衛毗迦去迦維北劣一由延。恆水若南。必逕茲土。而善長遺之。度雪山。過沙河。經烏菴佛足蹟。矚衣石。卽得陀衛尸羅國。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黃河之所逕。凡此俱與法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各幾由延者。其中定多瑰異。直爲

不能具述。善長亦失網羅。都無補綴。但改云恆水東南流耳。恆水又東。逕耳佳麗僧城。紋多支複。空荒夷野。事極寂寥。千里而遙。一言便畢。不令好古之士恨作者之疏乎。又法顯從六年。樹還巴連弗。順恆水西下。至曠野波羅柰。蓋循西岸行也。又還巴連弗。順恆水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游去也。此邑恆水下流。左右諸國盡此矣。水經注乃先於巴連弗處云。恆水又東南。逕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廣袤計之。安得有兩恆河乎。是知縱輪略記者。忘准之地道。快意成書者。罔研乎舊史。予今證其諸長。拾其一短。俾知積璧崑圓。一片是衛武之圭。濯錦蜀流。數尺乃楚邱之服。若曰。鴻致自有所指歸。細趣不足以擊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哉。

卮林卷之二

續顏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祕書監。宏文館學士。太子承乾命刊整漢書。集解音義。以爲漢書注。儒者服其精博。

史儋

漢書郊祀志曰。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音義應劭曰。始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諸秦。平王遷洛。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勳烈。列爲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韋昭。咸自立解。顏師古以爲諸家說皆非。應氏言。自非子至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韋氏說。自秦仲至周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平王時。襄公始立爲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諸系家言。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與此志符會。是乃爲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爲合也。五百者。舉成數耳。七十年當爲十七。今史記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誅嫪毐。正十七年也。續曰。按史記司馬貞索隱亦用此說。予讀而心疑之。考本志云。七十年而伯王出。出者。非其初生。則其卽

位也。必誅燬毒始可稱伯。則前此者。始皇爲未出乎。且五百一十六年。僅言五百。於歲太差。而十七年之數。獨得不爽。豈繁者可疏。而簡者當密耶。六國表。昭王取西周。歲在丙午。至燬毒爲亂。其歲癸亥。則計十八年。若以昭襄五十一年。西周君獻邑爲合。至始皇九年。又計十九年。俱不得言十七也。又周紀及封禪書。雖稱合十七年。而秦本紀。則作合七十七歲。年代既遠。編簡易訛。必欲強同。失之逾甚。小顏傳會求勝。未必此是勝場。嬰以爲秦本紀。孟增得幸於周成王。造父又幸於周繆王。而非子亦幸於周孝王。此所謂始與周合也。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裴駰案毛詩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從之好。則此爲與周別之日也。當宣王元年。爲秦仲之十八年。自此至秦惠文君十四年。據本紀。爲五百七歲。而依年表。凡五百二年。於時秦始稱王。更爲惠文王元年。是別五百歲復合之時也。自惠文王元年。至始皇立之載。復得七十七年。又秦紀所云合七十七年。而伯王出之謂也。以此證羈。稍無差池。史僞之言。於是乎信。

更造

卜式傳。詔曰。齊相隨蕃。番輒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師古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爲也。續之曰。按傳。卜式有少弟。弟壯。式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顏云。更自營爲。亦稍近之。然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四不更。九五大夫。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八大庶長。二十徹侯。而食貨志。自文帝從量。錯言。已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元鼎

五年令民得買爵置武功爵級十七萬式蓋以畜牧所贏爲昆弟輸財於邊贖國家經費以得更造之爵故天子顯之若自更營爲何益於縣官而武帝亟稱之乎且牛羊蕃息何得以造言之又武功爵卽大庶長徹侯之爵臣瓚不引百官表而引茂陵書顏氏誤信其語遂至誤解更造耳

施屠渾都

周勃傳盧縮反勃以相國將擊下薊得縮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擊縮軍沮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沮陽縣名屬上谷

續之曰按抵偃陘弱皆不著姓而此獨書其施屠之氏渾都之名繁簡不倫豈史體乎使腐儒以春秋書法繩之彼去氏者罪浮於御史大夫耶予以爲御史大夫名施耳屠者屠其城也渾都地理志作軍都亦上谷縣軍都之爲渾都猶本傳徹侯之爲條侯也

天漢

武帝紀天漢元年注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

續之曰五行志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將軍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六將軍征匈奴元狩三年夏大旱穿昆明池自此至太初四年二十年不聞恆暘至天漢元年夏又大旱則在改年之後而以爲頻年苦旱思欲勤政致雨亦不考其時事矣按本紀太初元年築受降城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二年將軍趙

破奴擊匈奴不還。三年，築五原塞外列城，路博德築居延。匈奴入定襄雲中。四年，李廣利斬大宛王首。天漢元年三月，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時戎軒屢駕，獲醜納降，改元之意，直爲漢誅夷狄，非復人事。威靈赫濯，如雷如霆，故稱天以屈之，尊大漢也。

姓名

漢書高祖紀師古注曰：媼，女老稱也。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漢書又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蓋隱居之人，匿蹟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後代皇甫謐，罔稱之徒，及諸地理書，競爲四人施安姓名，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無取焉。

續之曰：覽一家者，必博徵於文獻。注一藝者，必旁采乎闕遺。故王貢龔鮑傳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此亦廣引博證之效。不然，嚴鄭之傳，僅得其半矣。班氏高祖贊曰：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亦不著其名。寧有當高祖世而所生姓名，曾不敘述，乃令史臣無得而稱乎？予以爲漢史尙質，著作時只列母媼，夢與神遇，父太公往視，以奇其事耳。若謂湮沒無存，則陸賈、叔孫通、鞞珥筆赤墀，豈世系便從闕文也？又四皓雖自晦氏族，然侍太子宴時，前各對言，其姓名必有真敷奏。若如史記言，自稱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

里先生不但非名非姓且草野而倨侮甚矣。注書者不能拾遺補闕成一代之典而顧謂旁通者爲不知而作異哉。且非遷固所書卽爲臆說。便在刊除似矣。高后紀亦只稱高皇后呂氏而注曰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郊祀志野雞鳴師古曰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予觀本志言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又五行志言般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鳥近赤祥也則屢斥雉字矣。倘果爲呂氏名者孟堅何諱之於郊祀而不諱之於五行且郊祀志中下從諱而上從名何與至娥姁爲字尤詭誕不經不知顏氏何家之依而快傳之以忘其矛盾也。且荀悅趙歧與皇甫謐相去不三三十年安在荀趙爲倬史而皇甫必奇妄乎。

非馬

惠后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吳廣內其女娃嬴有寵於王是爲惠后二十五年惠后卒司馬貞以爲惠后乃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太史公誤也貞又以下對左師自稱老婦之惠文后即吳娃年六十左側故稱老婦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亦失。

非之曰按子長旣云是爲惠后又云二十七年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又云

吳娃死後。子何寵衰。反覆著明。則此二十五年卒者。其爲孟姚無疑。不得以爲子章母也。若惠文后卒者。是惠文之后。故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又歷代帝王妃后。諡皆從夫。或別自易諱。未有從其子諡者。而獨子何之母。仍子微稱。歷撰古今。未聞斯典。且以惠文后爲吳娃。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是時已三十歲矣。尙需其母愛憐之乎。吳娃以主父十六年入宮。子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七年惠文爲王。已得齡十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年。上去東宮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六年。使王后長於惠文。理亦有之。卽與惠文並歲。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面皆焦髮始白。七七。形壞無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徵謂三十有奇。果未爲得也。

五牛

索隱田單傳述贊曰。羣鳥惑衆。五牛揚旌。

非之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鑾搖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尙書符荊州曰。警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辨表云。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駢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部。皆六朝麗語。司馬效之也。考晉輿服志。五牛旆。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旆。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旆於牛背。使人與之。旆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驪云有五牛旆。建多言胡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今按田單傳。單守卽

墨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其尾燒其端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駭敗走贊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而飾云揚旌不亦誣乎以後代之制修安平之功不惟虛美使事殊謬

季歷

史記龜策傳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有太子名歷也

非之曰呂氏春秋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羨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沈約注曰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又曰執季歷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晉書東晉傳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據諸書言則季歷在商蓋不得正其終矣但文丁紂之祖父而以爲紂殺之者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乎

望諸澤天柱山

史記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又平陽侯世家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柱天在廬江潛縣

非之曰。周禮青州其藪澤曰望諸。鄭玄曰。望諸。明都也。在睢陽。則是時應屬魏氏。非趙有也。且望諸美號耳。既食觀津。何必更以齊藪爲名乎。又燕策亦言。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不云藍諸。藍諸者。中山策有之。乃中山之相。非樂毅也。柱天侯亦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徽稱。不必指其食邑。且漢書地理志。廬江灑縣。天柱山在南。復非柱天也。是時。王武反。外黃。程處反。燕。柱天侯反。衍氏。服虔云。皆漢將。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楚。又安得以楚地封其將軍哉。○孫云。案小司馬史記本作天柱侯。故引天柱山爲證。方叔據今本讀之。蓋未見單行索隱也。

說孔

人十月生

毛詩誕彌厥月。傳曰。誕。大彌。終也。孔穎達正義曰。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跡。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說曰。淮南子云。麋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魏略曰。黃牛羌種。孕身六月生。廣志曰。獠民皆七月生。蜀郡記曰。諸山夷獠。娠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兒生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沈則棄之。豈羌獠之性。走獸不殊。故處腹中月。惟六七乎。淮南子。大戴禮。元命包。並稱人十月生。往往有不然者。前趙錄曰。劉淵母呼延。夢服日精。十三月而生。淵。遁甲開山圖曰。慶都觀於三河。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又曰。女狄汲石紐山下泉。得月精。吞之。十四月生禹。拾遺記曰。簡狄懷卵。一年而有娠。十四月生契。漢武內傳。王夫

人夢吞日十四月而生武帝漢書鈞弋夫人十四月而生昭帝蜀錄李雄母羅氏夢大蛇繞身有孕十四月生雄太平廣記女仙崔少玄十四月生前趙錄又曰劉聰母張夫人十五月生聰又曰范隆字玄嵩孕十五月而生太平廣記葉法善母劉孕十五月而生法善又有異者論衡曰傳言黃帝任二十月生生而神靈帝王世紀曰電光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附寶而孕二十五月生黃帝於壽邱一曰二十四月生陸說曰供奉官郭坦二十二月生初以爲妖百計鍼藥不動生亦無他數自有久近耳嵩高山記曰昔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脅上出五歲便入山學道神明爲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世本及大戴禮曰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女曰女嬪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山海經炎帝孫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父注曰三子名也異苑曰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復有異者寶積記曰帝女遊華胥之洲感蛇而孕十二年生庖羲拾遺記亦曰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青蛇繞之有娠歷十二年生庖羲諱書則曰華胥履雷澤之迹孕十有二歲生伏羲括地圖曰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兒生長大能乘雲蓋龍類凡若此者不爲聖神則爲妖孽生之靡定固其宜也其尤異者百緣經曰王舍城有長者婦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滿十月生一子先懷妊者住在右脅如是次第滿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母湯藥自療病無降損母終眷屬請大醫者婆破腹看之得一兒形狀故小頭髮皓白四向顧視言我由先身惡口故處此生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時諸親屬將老兒養育長大放令出家又止觀輔行傳曰脇比丘在

胎六十年。生而髮白。誓不尸臥。名脇比邱。乃至暗中。手放光明。神仙傳曰。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賴鄉記曰。李母祠門左有碑文曰。老子始起。乘白鹿。下托於李母胎中。七十二年。產於楚淮陽苦縣賴鄉曲仁里。前涼錄。索綏曰。老聃父乾。字元杲。胎期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此丈夫之最異者也。鄭語曰。夏之衰也。喪人之神。化爲二龍。曰子。喪之二君也。夏后卜而策告之。龍亡而縈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末。發而觀之。縈汜於庭。化爲玄龜。以入王府。府之童妾未齷。遭之。既筭而孕。當宣王而生女。不夫而育。懼而弃之。爲弧服者。哀其夜號。取之以逃於褒。褒人褒姒有獄。以入於王。王嬖是女。使至於爲后。孔穎達詩白華疏曰。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不彘。遂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不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筭。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尙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此則婦人之最異者。然孔氏信五十年處胎之褒姒。而不信期月離裏之郤公。何與。抑羅莘曰。老聃以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宣王於周。號稱賢主。而今古人妖並生其世。將天時爲之乎。

贊劉

宋孝王王劭

劉子玄史通言語篇曰。王邵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是舉朝。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浮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官。猶鑑者見嫫母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直言篇曰。王宋敘述當時。務在審實。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與。補注篇曰。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慙。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宋孝王。王劭是也。

贊曰。夫史以直書爲正。以詳贍爲美。如子玄所謂。則宋王蓋兼之矣。而李舍人北齊書云。廣平宋孝王。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言多謬妄。篇第冗雜。無著述體。魏鄭公隋書曰。王劭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觀聽。大爲有識所嗤鄙。又曰。王劭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尙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媿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按魏李之評。則宋王遺編直穢史耳。劉之美言。既網繆。史之貶詞。復契闕。惜二書已亡。不得審其梗概也。蓋末世史臣。諂媚者謂之隱惡。依違者謂之微詞。徒貴華文。無關實錄。在昔尼父。已致慨於勝質矣。且五行掇拾細瑣。皆委巷之談也。禮志援引鬼神。皆詭怪之說也。見人之細過。迷已之大疵。類如斯矣。公羊語半青齊事。多鄙累。漢世尊爲六經。列學宮。置博士。若以魏李之旨推之。公羊之可廢久矣。夫蘭臺載筆之臣。未有不持據前史之謬者也。班氏不滿於司馬。蔚宗亦有憾於孟堅。豈獨魏李之譏宋王哉。史通之論曰。李

氏撰齊書。廟號犯時諱者稱諡。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武成。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使讀者習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詞妄說。遂盈一篇。又申以詆訶。尤其詭惑。旣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至譏王君懋齊隋二書。敍錄煩碎。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其失更多。二公之見訾又如此。可謂黃雀之利。皆不知童子之挾彈也。

司馬子長

史通論漢史曰。司馬遷敍傳。巨細備陳。而不書其字。豈墨生所謂大忘也乎。如班固之爲遷傳也。宜云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人。其序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敍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乎。○孫云。案古人不自稱字。見漢書匡衡傳注。敍傳不出字。亦此意也。史通不當以此譏子長。

贊曰。今人相承以子長爲司馬遷字。諸史傳無之。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爲史遷。然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謂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可謂欺妄矣。○孫云。西征賦。子長政駿之史。李善注。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其妄與呂向同。張衡應閒有云。子長諱之。爛然有第。章懷注。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亦不言出何書。按論衡曰。范張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唯儀之比也。子長何諱不言。又曰。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漢紀。太史公。司馬遷上言李陵功。下腐刑。下文云。司馬子長旣遭李陵之禍。發憤著史記。此二書稍覺有緒。亦最先出。○孫云。法言。宜見君子三篇。亦稱子長。在二書之前。然竟無直書司馬遷字子長者。終爲不暢。豈非孟堅作始之弊與。

犀角刀子

紀聞曰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郟城令。常慕五柳先生之號。自稱布衣公子。卽中書令河東侯裴炎甥也。少挺異操。德業過人。王勃等四人皆出門下。侯遇害。公子譎群。河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皆辭行。誅殛甚衆。素與炎不協。欲陷之。公子將見察。懼不知所爲。忽衢中遇一人。形狀瓌偉。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異人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甚善。今授公神呪。見中丞時。但俯伏搯訣。注曰。言帶犀角刀子。搯手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搯之。而

密誦咒七遍。當有所見。可無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陀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不見。大異之。卽詣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呼名過。絞斬且半。次至公子。如其教誦咒。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餘。自西階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當背。諸人但見察低頭。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神人亡矣。公子後宰數邑。精內教。

錄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紀聞十卷。牛肅撰。崔造注也。此條太平廣記一百十二卷。撫之。守正者以爲語怪。謾聞者謂之欺誕。未可一一爲曲士言也。崇禎癸酉。公孫疆之國。有來令吾邑者。以筆札屬予。往往墨而無禮。予慨然曰。昔人不能爲王門伶人。對使者打破琴。予安能作公門胥史哉。亦對隸人擲筆謝之。令震電憑怒。仇家竊知。因而搆予。與令謀所以陷予。積歲矣。乙亥六月。學使者行部至。令遂與仇以他事羅

織子十一日。膚愬既行。誣章遽上。使者下其事。郡覺。移牒往來。勢如霹靂。所爲罪狀。予者。蓋千古未有之惡。予方偃息蒞林。自謂無患。既不與外事。而忽得此。城中大小驚沸。予未之知也。十四日。始詣趙學師。自覺夷然不屑。師謂予。溺人必笑。怒予太癡。十九日。傳至憲臺對簿。使者頗悉予冤。類爲昭雪。復下邑令重讞。令磨牙厲吻。欲嚼我而甘心。見予則意如餓豺。有爲予請者。則聲如乳虎。予謂命乃在天耳。不能屈下也。上司催促案牘。檄五六至。令故爲遷延留訟。十一月廿七日。始具兩造於庭。予引友人方翊祚爲證。既上。予憶郊令事。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角者。招訣誦咒。如異人指。是日雖無神人。捩首事。然爭辨時。予奴視仇家。詢辱之。復批其首。令嘻笑而已。初無所言。觀者數百人。皆疑其故。訊罷。明日。爰書上。事方得解。不數月。二憾俱斃。三郡無不爲予快者。以爲天道之昭昭。然此咒之力。不可誣也。故詳錄之。世之君子。值无妄之禍者。得斯說而存之。以保其身。庶乎。

釋李

薰齋

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云。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齋不雜。聞之前典。李善注引家語。顏回曰。聞薰齋不同器而藏。

釋之曰。世說新語。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吳人。請婚陸太尉。陸曰。培塿無松柏。薰齋不同器。吾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休文所稱。蓋用此事耳。

南浦

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李善注引楚辭曰。予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釋曰。宋釋慧琳作竺道生誄云。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語出楚辭。則琳公已先之矣。今浦城有地名南浦。傳謂文通作吳興令送客處。此甚可笑。三閩之別美人。慧琳之送高僧。亦何所指乎。

于嚴

劉孝標辨命論。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墻地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李善注引漢書嚴延年傳。

釋曰。荀悅漢紀。丞相于定國。父于公。爲東海。決曹掾。決獄甚明。罹法者皆無恨。于公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嚴延年爲河南太守。爲治嚴酷。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墻墓地。待汝耳。後歲餘而誅。故人爲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墻地以望喪。此東海人風謠。漢書不載。孝標蓋全用之。

泥首

陸倕石闕銘曰。嚴鼓未通。凶渠泥首。李注引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

釋曰。李善不釋泥首之義。不若劉良注云。泥其頭面以降。差爲明暢。予友詹修之謂其非是。云泥者叩頭。

蟲也。泥首卽叩首耳。予謂范曄公孫述論曰。述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注引干寶晉紀。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如以爲叩頭。則當云銜玉泥首面縛泥首。不當言泥首面縛。泥首銜玉也。又任彥昇讓表。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如曰叩首。不得復云在顏矣。按甄鸞笑道論曰。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馱泥中。晉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欲反縛懸頭。衆望同笑。然則泥首是以泥塗首。自示汗辱耳。比於謝豹。豈求新而反失之乎。予復憶五六歲時。先大父抱著膝上。坐客有酩酊者。先大父問予曰。俗說醉如泥。何義也。予妄對曰。泥者。溲溼之物。如泥。蓋爛醉之云耳。客皆謂予夙慧。先大父曰。不然。泥者。蚊行蟲名。振之則卷縮顛仆。一日不齋。醉如泥。以爲如此蟲也。予後閱蔡夢弼杜詩注曰。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說與張邦基墨莊漫錄同。漫錄又云。僞閩王延慶。爲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柔弱爲冬瓜片。酒既盈。不可置盃。惟盡乃已。名曰醉如泥。若修之所示。則泥之爲蟲。又有兩矣。然吳道元與天公牋曰。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復被狗咋。困熱如泥。斯又不知何所指也。

佛生

王巾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李善注引顧微吳地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

釋曰。如來出世之辰。經紀參差。然以恆星不見時生。其說殊誕。案因果經。摩耶夫人往藍毗尼園。於四月八日。月初出時。園中有樹。名無憂華。卽舉右手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脅而出。瑞應經。太子四月八日夜

明星出時生長阿含經香姓婆羅門問阿闍世王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成道何等時滅度答曰佛星出時生。佛星出時出家。佛星出時成道。佛星出時滅度。薩婆多論曰佛以二月八日佛星出時生。又佛所行讚曰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脇生。凡茲經論皆出秋方。仲春孟夏月令既乖。暉出星暉昏昕又異矣。至釋玄暉云。世代既遙。難可論辨。考求外典。如似可知。春秋魯莊公七年。卽莊王十年四月辛亥。恆星不見。星隕如雨。內外典以四月爲正也。又泥洹經云。佛初出得道。並四月八日。今以爲正。予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左氏曰。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何休公羊學曰。列星者天之常宿。周四月夏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也。范甯穀梁集解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樂法度也。蓋皆以夜明隕星爲王室陵夷。諸侯逆命。故耳。予謂五石之賈。六鷁之飛。咸在宋都。則恆星不見。魯不見也。星隕如雨。隕於魯也。齊衛晉楚不必盡然。而穀梁疏引感精符曰。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冢。奢麗太甚也。公羊疏亦引春秋緯云。恆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宋氏注曰。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正由三年榮奢改葬桓王故也。此皆鑿空傳會之說矣。若必援爲悉達篤生之繇。則迦維羅越亦夜光乎。亦星墜乎。自非然者。果天竺聖人知中國是夕之夜明乎。抑中國聖人知天竺是夕之誕佛乎。爲三傳者。皆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西方之書。以爲二月八日者。以夏正定之邪。以爲四月八日者。以周歷審之邪。淨飯之宮。兼用夏周二歷。其時已奉正朔耶。杜預左傳注曰。恆。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

尙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正義曰。夏之仲春。是月昏弧中。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辛卯爲五日。則辛亥在二十五日。憚又安得以八日爲正乎。夫沸星爲弗沙。卽鬼宿也。鬼在南方宮。南方七星。既皆隱沒。沸星何以獨見。春秋星變。比於日食。河濟之間。時有落石如雨。何謂休徵。曜靈隆照。宵出萊夷。東眺之城。至今垂號夜明。何謂瑞應。昭公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公穀咸曰。夷狄之鳥。不當來入中國。如隕星夜光爲婆伽之生所致。其爲異也。奚翅鸛鶴矣。彼宋均。何休。服虔。鄭玄。杜預之流。生其後者。宜有所聞。苟謂星之宵墜。同於鬼之夜哭。則當旌其異。以明夷狄象中國之始。若謂天之不夜。均於日之再中。則當列其禍。以著法王肇象教之初。而都不一及。劉歆則僅謂畫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耳。路史曰。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恆星不見。星隕如雨。變有大於斯者乎。歷考前代。天夜有光者四。恆星不見者三。星隕如雨者十四。皆非佳事。况諸妖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年庚日甲。無一之可合。耶。予因廣尋諸家之說。大有刺謬者。南齊書。袁粲。馭夷。夏論曰。白日停光。恆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沈約答陶隱居難均聖論曰。釋迦初誕。惟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墜地。與春秋恆星不見。意趣永乖。釋道安二教論曰。慧光遐照。莊王因觀夜明。注引左傳。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卽周莊王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卽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所以夜明。非中國之災。按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道。皆

放光明周以十一月爲正春秋四月卽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晉歷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奉忠用魯歷算卽二月七日用前周歷算卽二月八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二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滅度也後魏書僧曇謨最與道士姜斌對論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隋書曰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釋法琳辨正論曰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法琳又對傅奕廢佛僧事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泛漲井泉溢出大地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鑄石記之埋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至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暴風折樹大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多曰西方大聖人滅度衰相見耳穆王大悅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又云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旃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降中天竺淨飯王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從摩耶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本行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

槃。又云。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又貞觀十三年。勅尙書
 劉德威侍郎令狐德棻問法琳法師曰。依辨正論云。姚長謙歷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滅
 度。因何法顯傳云。聖殷王時生。推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確執桓王。費長房爲錄。固言
 莊王。何故傳述乖紊。無的可依。對曰。依魏國曇謨最法師及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衆書。准阿
 含經等。細推依實。佛是周第五主昭王。現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右脇而誕。卽周書異記之云也。法
 顯雖外遊諸國。傳未可依。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憑。安云爲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又循翻經學
 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但據恆星爲驗。未悟恆星別由他事。長房又以佛四月八日。下託胎者。亦非也。
 凡人正月胎。卽十月生。四月胎。卽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長房之錄。定不可依也。又裝法
 師西域行傳曰。臘伐尼林。有無意華樹。佛本誕處。云當此土二月八日。上座部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路
 史曰。謝承漢書。以佛爲周莊王癸丑歲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
 年乃甲午。非甲寅也。腐儒習於妄說。屬意牽合。而不知考耳。元金履祥通鑑前編。昭王元年己丑。二十二
 年庚戌。釋氏生。引周書記異詞也。然則高僧覈論。既聚訟之莫憑。卽一人紀載。亦齟齬而自貳。昭平桓莊
 未定何主。仲春孟夏。未審其時。而中華儒生。乃欲多方牽綴。以求其合。不亦迂哉。按竹書紀年。昭王元年
 庚子。十四年四月夜。恆星不見。是年則爲癸丑。謂佛生昭王甲寅者。蓋亦竊恆星不見之事。不能深核。而
 誤以癸丑爲甲寅。又誤以十四年爲二十四年也。帝王世紀。謂昭王在位五十一年。而竹書。昭王十九年。

南征不復。故沈約於穆王卽位注云。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蓋武王爲西伯者十一年。爲天子者六年。成三十七年。康二十六年。昭十九年。合計百年。若昭王五十一年。在位則百三十餘矣。休文何以稱焉。又穆王之元年。歲次己未。若壬申。則在十四年。僅十九載耳。法琳所爭。可謂不知而作矣。羅泌曰。恆星不見。雖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亦爲後來之有佛。謂孔子有爲書之。庸有之矣。此又以二莊之語爲確。自陷於牽合而不知也。孔子逆知秦之繼周者。爲秦誓存於尙書末簡耳。今據恆星之書。而揣釋氏必以是夕生。是道安法琳繁詞都贅。而孔子一言足以定之矣。多見羅氏之謬悠也。

復杜

杜鵑

杜甫杜鵑行曰。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鳥。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又杜鵑詩曰。我昔遊錦城。結茅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莫春至。哀哀叫其閒。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仍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

復之曰。蜀有王曰杜宇者。出於天墮山。蓋天精也。朱提有梁氏女利。出自江源。字納爲妃。遂王於蜀。號曰望帝。荆有人曰鼈靈。出自井中。身死。汧流而上。至汝山。復生。字用爲相。靈有開巫峽之功。刺史西州。望帝淫於其妻。慚而讓國焉。去隱西山。後以失勢。悔恨而死。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此揚雄。應劭。許慎。

說也。他書或言冰泮澤而百草奮興。亦說春分鳴而衆英播落。倒縣以寄其苦。北向以喻其思。巢鳥爲之飼雛。田家侯以舉趾。周公謂之鶩。師曠謂之鸛。屈平謂之鶉鳩。宋玉謂之姊歸。呂不韋謂之鶩燕。戴德謂之瑞雉。馬遷謂之秣鳩。揚雄謂之子鷗。王逸謂之置鴈。張揖謂之鸛鷀。沈瑩謂之鶉鷄。張華謂之怨鳥。許慎。郭璞謂之子鶩。常璩謂之子鷗。徐廣謂之子鳩。李士謙謂之鶉鷄。韓愈謂之催歸。顧況。陸龜蒙謂之謝豹。大抵因其自呼之聲以爲斯禽之目。字雖異義。語諒同音矣。惟杜宇自帝已在周餘。爾雅既周公所作。時無杜宇。安得啼鵲。常璩亦曰。子鷗之鳥。今云是鶩。四海有之。何必在蜀。且刺史秦官。蜀世未具。以此反訊。楊許之說蹟矣。案爾雅。鶩周燕。燕亂。舍人注曰。鶩周名燕。燕又名亂。孫炎曰。別三名也。謂鶩周是燕。其說又異。自禽經。華陽志。以鶩周爲鶩。著書者遂爾相仍。而羅願讀爲鶩。又名周燕。蓋本說文矣。意者杜鶩爲帝。當如蜀王本紀之言。望帝亡去。時適二月。子規方鳴。故蜀人悲子規而思望帝也。文士好奇。往往證成其說。如劉涓子稱蜀記曰。王姓杜。名字死。化子規。左思云。鳥生杜宇之魄。鮑昭云。鶩是蜀帝之魂。溫庭筠。陸龜蒙。羅隱。胡曾諸人。咸屬賦詠。不獨少陵。固以變化非常。神怪罔測。杜宇既化而生。何必不化而死。然則一身摧悴。難忘黃屋之尊。四海飄飛。竟思玉壘之樂。啼夜之悲。未歇亡國之主。非誌焉耳。但寄巢鋪殼。說出拾遺。密樹深篁。事當親見。而旋作後杜鶩行。又云。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鶩。何微細。跳葉竄枝。樹木中。搶伴警振。雌雄。毛衣慘黑。兒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墮形不敢棲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皆欲禿。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則棲無幕燕之安。啄有飛鷺之困。與

向所稱仍爲餒子。若奉至尊者，貴賤忽殊，矛盾太甚。按鮑照行路難云：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躡躡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然則博物志所稱生子寄他巢，百鳥爲飼之，蓋虛說也。子美西川之作，詩史謂何下筆有神，言不可逝也。

疑白

蘇小

芥隱筆記引白樂天詩：楊州蘇小小，人道是天斜。天音伊邪切。

疑之曰：余在晉安，遇陳士傳，將爲西湖之隱，作詩送之，中云：灑酒頻遊蘇小墓，載書時泛議曹湖。旣去，偶見白公此語，深恨使事之誤，更憶樂府錢塘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解題曰：小小，南齊時錢塘名娼也。才調集溫飛卿蘇小小歌云：家在錢塘小江曲，香奩豔語蘇小小。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今西陵在錢塘江之西，云江干，近是。沈原理蘇小小歌：西陵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則予非誤矣。又緡春渚紀聞：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云云。且曰：後日相見錢塘江上，及才仲中第，爲錢塘幕官，廡舍後，唐蘇小墓在焉。頃之，才仲復夢美姝，迎笑謂曰：夙願諧矣，遂同寢。自是每夕必來。同寮咸曰：蘇小小墓妖也，不踰年，才仲疾卒。按此，則蘇小實錢塘人。白樂天楊柳枝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

緣楊深處是蘇家。則亦以爲武林人。知揚州爲杭字之誤也。○孫云。案白香山餘杭形勝詩云。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自注。蘇小小本錢塘妓人也。無緣忽以爲揚州。近刻香山詩。和春深二十首作杭州。芥隱筆記偶誤耳。野客叢書卷七引白詩。又作莫言蘇小小。人道最天邪。蓋宋本不同如此。宋陳子兼應閒紀聞。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記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則小小墓又在嘉禾。豈麗媛妖姬兩地爭以爲重乎。劉禹錫送裴處士詩云。憶得當年識君處。嘉禾邗後聯牆住。垂鉤釣得王餘魚。踏芳共登蘇小墓。夢得詠已及此。紀聞又非誣耳。

卮林卷之二

問歐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新唐書宗室宰相世系表皆歐陽作

崔表

唐書崔氏表曰崔意如爲秦大夫封東萊侯二子業仲牟業字伯基漢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生太常信侯昱昱生襄國太守穆侯紹云云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字少通生寂云云

問曰嬰向作崔氏綿史小序曰崔氏於戰國時文獻中湮風徽云邈迨乎秦漢之際爰有系表可尋系表記崔意如始著承嗣爵列今故以意如爲崔氏始祖雖表所銓次不無踏錯而學乎舊史敢附傳疑按唐書宰相表云云竊謂秦去公侯之爵無尺寸之封意如乃不如例致邑獨得分壤稱孤此所未解一也漢氏芟除秦舊論次軍功業又得保東萊居然南面此所未解二也馬班兩表紀載無遺功臣恩澤中無封東萊亦無侯崔業而唐表有之漢郡名無襄國而云紹爲太守此所未解三也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今世表所次少通者非卽四皓之夏黃乎夫意如青土錫采旣在嬴氏之年少通皓首茹芝亦當祖龍之運而表云意如生仲牟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豈有相承五葉並萃一時又豈有高祖方立本朝而玄孫翻避其世者乎若謂意如在莊襄之前則子業不得在絳灌之列

且始皇二十六年乃滅齊。東萊果封。當在過黃屢登之罘以後。此所未解者四也。凡茲蓋與雲笈七籤所稱崔仲牟秦時封汝陽侯者皆屬茫昧耳。但歐陽遠擅文宗。唐史高視金匱。難以蠶管測其玄深。穀梁子不云乎。聽遠聲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允矣。輒承歐公之表。以紀崔氏之先。口偶料廢簾。得綿史簡端數紙。蠶籍尙存。郢質已逝。執書反覆。悵然有今曩之懷。敵帶未忘。聊識於此。

魏論

歐陽永叔明正統論曰。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魏論曰。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仇。今黜新而進魏。疑者謂與奸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皆以功德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大壞。然後有起而代之者。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衰亂之迹。積之數世。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當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問曰。三代積功德而王。秦人積勇力而帝。漢之先。功德無聞。力亦何有。而謂之得正統者。非以其混一字內乎。至曹氏。又不然。宦騰蠱賊宮禁。嗣嵩乞丐。攜養孟德窮兵不已。豈有德澤及人之恩。子桓小道可觀。安有累葉相承之績。徒以權奸世濟。鼎祚坐移。曹叡凶虐。過其祖父。然忍死之際。國命已歸之司馬氏矣。

昔秦之承運也。二周既燼。六國俱夷。始建皇帝之號。漢高崛起。所取者獨有一秦。軹道繫組。版圖皆入。劉氏故漢稱正統而不愧也。當丕叡時。語地則祇半於吳蜀。語力則僅守其中原。二三十年閒。師幽齊。芳昭我高髦。其糜礪曾不及靈獻。而云強盛可勝乎安和。便足上接高光之統。功乎德乎。力乎未之可知也。且魏若欲統二方者。二方奉筭輸粟。正朔可也。今蜀遇曹以賊。吳玩弄之如小兒。魏得而統之乎。若謂漢無良苗。魏仇不討。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則漢中卽祚。白帝崩殂。諸葛乃心吞魏。伯約志決滅曹。義士何嘗無匪風之哀。怯夫何嘗無小戎之思。迨劉禪出降。而曹奐已蹙。蜀之爲漢。直與仇相終始。魏何得視然而竊統之正也。故以爲功之成。則其虧已多。以爲迹之順。則其逆實甚。推尋本末。當與新俱黜耳。若夫安樂歸命。作賓王家。晉統天下。始無可疑者。善乎習彘威之言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故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繇斯以談。陳壽之不敢進魏。而並志爲三。其見猶未爲陋也。

釐孫

合璧事類。孫爽。字宗召。博平人。舉九經及第。爲侍講。太宗幸國子監。爽講尙書說命。真宗除爽龍圖閣侍制。卒諡宣。

隰朋顏淵

孫爽作孟子正義於不恥章疏曰凡趙注有所要者雖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公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春秋傳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爲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庶乎是其歎也趙注所以引爲解文

釐曰疏義之學尋聲附和不管猥庸隨事發明誰稱淵頌孔穎達賈公彥所以千載不作也孫爽腐儒也謬任窮經稽古之事閒引往行蕪陋已多及出胸臆鄙倍尤甚此篇隰朋數語趙注乃無之爽自云文段不錄則爽剪裁之矣而疏猶存之何與隰朋醜不若黃帝而哀莫己若者語出列子高誘曰醜恥也楛叔夜與阮德如詩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蓋采邪卿語雖然趙氏佳言爲爽所變亂多矣爽豈趙氏功臣乎使後人不見古書之全又後世之罪人也

旺相孤虛

趙氏孟子注曰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孫爽正義曰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釐曰。天生五行。氣流萬古。王氣有代得者。有年居者。有時繫者。有日加者。王相所值。不可以勝。故兵家候之。白虎通曰。五行言行者。爲天行氣之義也。土尊配天。木爲少陽。見於寅。壯於卯。衰於辰。火爲太陽。見於巳。壯盛於午。衰於未。金者少陰。見於申。壯於酉。衰於戌。水太陰。見於亥。壯於子。衰於丑。木生水。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七十二日。土旺四季各十八日也。太玄曰。木爲東方。爲春。金爲西方。爲秋。火爲南方。爲夏。水爲北方。爲冬。土爲中央。爲四維。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范望注曰。謂春則木旺。木王而火相。木王則水廢。蓋水冬已王。至木用事。則水廢。爲江河也。金勝於木。木王故囚。金。木勝土。木王故土死也。他皆倣此。白虎通蓋采子雲之論也。又淮南子。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然則五行雖各王於一季。要其壯時。乃可言旺耳。若夫節淪衰殺。候始萌芽。亦不得以王言矣。如孫氏說。五旺各有五辰。則十二辰中。咸得半也。且午未爲金廢之鄉。子丑爲木囚之日。酉戌則水休之位。寅卯乃火謝之方。指休廢爲盛王。豈不謬哉。又金。水土同旺於申酉戌亥。木火均旺於寅卯。金火並旺於巳午。水木偕旺於子亥。親仇可以同居。輔相又寄何所乎。龜筮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駟集解曰。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句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句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句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句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句

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解已明不知爽所云一畫二畫者求之何處也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然其年歲任鶉火鶉火爲周分野武王乘以勝殷何謂犯歲星乎周禮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按史記索隱式卽棊也棊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若天時安得而抱之又鄭玄周禮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此乃聽聲候氣之術非以求天時也

邵公

趙氏盡心章注曰。旻若顏淵。壽若邵公。孫爽不疏。

釐曰。鄭玄詩譜曰。文王受命作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爽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案竹書紀年。西伯遷豐。在紂三十五年。自此至五十二年商亡。爲十八年。而武王在天子位。又六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至康王二十四年而召公薨。計分陝至此。合八十五年。分陝之時。召公年未二十。何者。說苑謂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周南召南之稱召伯。卽方伯也。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然則召公壽一百四歲也。路史云。召康公封燕。康王時復爲太保。年百有八十。蓋別有案據。○孫云。路史本論。衡。風俗通皇霸篇云。召公壽百九十餘。乃卒。

三命

趙氏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正義曰。行善得惡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禦。而終得升於帝。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伯牛有疾。包曰。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

釐曰。三命之說。肇自緯書。而仲任邵公之徒。遞相祖述。風流所扇。趙氏是。同案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摘暴。有隨命以督行。注曰。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何休左氏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受命以保慶。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論衡曰。傳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然性骨善。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嗜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邪卿蓋與小異。孫氏比類而疏之。雖不詭於大道。未知漢儒之同詞也。然鄭康成祭法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夫既有督察之矣。何得復有行善而得惡者乎。此運命。定命。辨命諸論。所以紛紛於世也。孫子刑時曰。三命皆有極。解者以爲上壽中壽下壽。孟與此異。

仁鳥

趙氏殺士章注曰。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鵠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正義曰。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皇

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鳶鵠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注引之。

釐之曰。語有相類而非者。梅福上書曰。夫鸛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此雖刳胎殺夭之旨。然非臨河之歎也。孫以史記之文當之。是猶澄子之亡。其紡緇而取憤於禪緇。忘其所以爲質者矣。

公明儀

趙氏曰。公明儀。賢者也。又曰。魯賢人。正義曰。公明儀。人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蓋孟子時事。罕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

釐之曰。爲學之道。但患智闕博聞。才非強記焉耳。苟能目無遺見。胸有成書。豈可攔塞聰明。守其固陋。讀書鄙章句。學古遺糟粕。世有幾人。事所無傳。良難冥搜。而以爲不必規規求極。則正義可無作也。鄙儒之談。賊夫人之子。案弘明集。牟子理惑論曰。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儀蓋雍門伯牙之流乎。

格鮑

說秦王

戰國策。秦有張儀說秦王一章。鮑彪定之。止作說秦王。注曰。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去。又曰。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如也。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

格曰。士繇百世之後。解說千載之前。文獻不徵。夏殷猶闕。況其他乎。鄭康成解經。富矣。人以爲多臆說。杜元凱注左。精矣。人以爲不見古文尙書。然則注書者。非胸羅百家。目營千載。一事之不審。一物之不知。不無遺憾焉。秦策此篇。乃韓非上秦王書也。彪能辨其非張儀。可謂以意逆志。然此書在韓子篇端。題云初見秦第一。韓子既非僻書。彪固不能知何也。以此注書。難免寡聞之誚。彪又曰。說秦王者。猶西周謂秦王之比。嬰觀書中有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霸王之語。則非面說也。此與范曄書願少賜遊觀之閒望見足下語同。通鑑韓非爲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梅氏書記洞詮。以題無書字。遂不敢收載。竊以爲當補入。

爨張

唐書贊

通判常州。賜緋魚袋。張表。臣珊瑚鈎詩。話曰。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仙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效之。宋子京唐奸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盛。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武。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嬾曰案抱樸子或問真人守身鍊形之術答曰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也然則詞出稚川而後世庸鄙道士竊勦以爲古歌羊質虎皮何足做擬退之之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隨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立言如此豈肯傍人藩籬者且鍊形之術舒節緩聲子京之贊比事連類語其體製亦大不侔劉夢得因論做舟篇曰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歎牛篇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陵下敵禽鐘室誅斯爲似之洪景盧謂本荀子成相接成相亦做汲書周祝解法尙未純自柏梁肇詠而此體出矣劉向雖復有作詞亦紆衍惟古辨異博遊歌仰觀天形如車蓋衆星彙彙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差與頡頏又魏文帝燕歌行結撰縝密亦在始青詞之上若謂不宜施於史冊則孟堅劖伍江息夫傳贊作七言十句千秋良史班氏爲冠劉宋皆摹此製者張氏豈不聞漢書在前耶

釋王

禽經

長洲王勉夫稱野客叢書曰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有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詰

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余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尙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鷓以貪願。雞以噴睨。鳴以怒瞋。雀以猜懼。燕以狂眈。視也。鷺以喜嘲。鳥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鼻以凶叫。鷓以悲嘯。鳴也。鵝飛則蜷沈。鴈鳴則蚓結。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腳者多伏。長腳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余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鷓以意交。鷓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蛤蜊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余考古今羣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釋曰。余觀世所傳禽經一卷。無甚佳談。而首有胡孝轅序云。隋藝文志。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唐志始作師曠。案隋唐志未有此書。至鄭氏通志。乃有師曠禽經一卷。宋史藝文志。師曠禽經一卷。張華注。孝轅論篇者也。何宜疎謬如是。余謂禽經蓋唐宋閒好事者作。元豐時。陸佃作埤雅。淳熙初。羅願作爾雅翼。多所稱引。然所引皆今書所無。則勉夫疑爲殘缺者是也。埤雅引禽經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翹。赤鳳謂之鶉。黃鳳謂之焉。白鳳謂之鷗。紫鳳謂之鷺。又曰。乾臯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孫云。此下禽

有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三句。又曰。一鳥曰隹。二鳥曰雉。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履。六
 鳥曰鷓。七鳥曰鷓。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鷓。又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又曰。冠
 鳥性勇。帶鳥性仁。縷鳥性樂。又曰。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脩。水禽之尾多促。又曰。鷹
 好跕。隼好翔。鳧好沒。鷓好浮。又曰。鷓以周之。鷓以就之。鷹以膺之。鷓以搯之。隼以尹之。又。隼上無尋。鷓上
 無常。雉上有文。鷓上有赤。又。旋目其名鷓。交目其名鷓。方目其名鷓。又曰。雁曰翁。鷓曰鷓。鷓曰鷓。又曰。霜
 傳彊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又。鷓鷓之信不如鷓。周周之智不如鴻。又。鴻雁愛力。遇
 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又曰。鷓見異類。差翅鳴。鷓見同類。拊翼鳴。又。暮鷓鳴。卽小雨。朝鷓鳴。卽大風。
 又。拙者莫如鷓。巧者莫如鷓。又。鷹不擊伏。鷓不擊妊。又。鷓見蛇。則噪而責。孔見蛇。則宛而躍。又曰。火爲鷓。
 亢爲鷓。又曰。鷓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又曰。鳥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又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
 曰。者不上桑。櫻活者不下。桂。又。鷓鳥不登山。鷓鳥不踏土。又。夏鷓生鷓。楚鷓生鷓。又曰。鷓啄則絲。鷹捕
 則角。頸。又曰。洶河在岸。則魚沒。沸波在岸。則魚涌。爾雅。翼引師。曠禽經曰。鳥之小而鷓者。皆曰隼。大而鷓
 者。皆曰鷓。又。鳥鳴啞啞。鷓鳴啞啞。鳳鳴啞啞。鳳鳴啞啞。風鳴啞啞。鷓鳴啞啞。鷓鳴啞啞。鷓鳴啞啞。鷓鳴啞啞。
 啞。鷓鳴啞啞。鷓鳴啞啞。又曰。其足。鷓謂之鷓。鷓謂之跼。鷓謂之跼。鷓謂之跼。鷓謂之跼。鷓謂之跼。鷓謂之跼。鷓謂之跼。
 鷓者能步。卻近蒲者能躑。又曰。鷓生三子。一爲鷓。鷓生三子。一爲鷓。又曰。鷓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
 能察。又曰。鷹雞多秋生。雉雞多冬死。又。蜀不獨宿。鷓必匹飛。鷓必單棲。又曰。鷓以鳴鳴。鳳以儀儀。鷓以儀儀。又

曰朱鷺不攫肉。朱鷺不吞腥。又曰鷺好風。鷓好雨。鷓好霜。鷺好露。埤雅引之。則作鷓好風。鷓惡雨。鷓好霜。鷺惡露。凡此皆今書所闕者。至如鶴以聲交而孕。鵠以音交而孕。鳩以睛交而孕。鵠以趾交而孕。此已出禽經。今書有之。勉夫以爲見爾雅疏。疏何嘗有此語也。又魚瞰雞睨。出王褒賦中。而傳之崇有論。案埤雅蚌類引裴顛崇有論曰。鳥無肺胃。蛤蜃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又蟹類引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蟹無胃而育。今晉書逸民論無之。惟藝文類聚有引埤雅兩稱。詞復參錯。其誤已審。且亦蠕動之類。以謂可補禽經。斯不然矣。

北堂

野客叢談曰。今人稱母爲北堂。蓋祖毛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按注。設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爲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

釋曰。儀禮有司徹曰。主婦北堂。士昏禮曰。姑洗於北洗。鄭玄注曰。北洗在北堂。夫主婦也。姑也。非母之稱乎。李陵書。老母終堂。潘岳賦。太夫人在堂。顏延之秋胡詩。上堂拜家慶。固知高堂之上。慈母所居。自昔然矣。隋侯夫人自傷詩曰。偏親老北堂。杜甫送許拾遺歸觀詩。慈顏赴北堂。岑參送韓巽親省詩。北堂倚門望君憶。此後代之稱所祖耳。若稱母萱親。當是因北堂而牽連及之。案孟郊遊子詩曰。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前。不見萱草花。後人以萱斥母。蓋本東野之詩。

漢唐酒價

叢談曰。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樽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猶見子美詩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曰。漢酒價每斗一千。郭問出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釋曰。曹子建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詩人筆與所至耳。甲觀張筵。大官供醴。豈無酒酤我者。而算及酒錢也。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一卮堪十千。簡文帝詩。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杯。皆祖子建者。若泥其語。則一卮一盃。又價齊於一斗矣。王融淶水曲。斗酒千金輕。庾信云。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亦可以爲真耶。梅聖俞春雪詩。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宋酒價亦復然。與唐食貨志又言。德宗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建中三年至此。僅四年。酒價不同如此。此詩豈作於建中時。

耶。然貞元二年歲饑，御膳減半，而酒價反廉，皆可資一笑也。但勉夫知漢靈末酒價斗一千，未知桓帝時斗二百。昭帝時斗四十也。案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過吳胥門，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信還得酒五斗。許是斗二百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賣酒，升四錢。杜氏通典：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此恐升字之譌。予嘗爲之語曰：西京若就壚頭飲，一斗惟消四十錢。

鸞斯

野客叢談曰：毛詩弁彼鸞斯，鸞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露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鸞斯，失矣。釋曰：陸德明毛詩釋文曰：鸞斯，一名鸞，一名鸞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孔穎達曰：此鳥名鸞，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毛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鸞斯之目，是不精也。予按張揖廣雅表曰：爾雅之爲書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楮素，故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今考爾雅曰：鸞斯，鸞居。使斯祇語辭，則當與蕭柳之例並削之矣。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鸞斯。子雲豈亦有誤與？至謂螽斯之斯與露斯之斯同爲語辭，其說益僻。案周南螽斯羽，七月作斯螽。毛傳曰：螽斯，蚣蝋也。又曰：斯螽，蚣蝋也。爾雅曰：蜥螽，蚣蝋。舍人曰：今所謂春黍，方言曰：春黍謂之螽蝻。陸璣草木疏曰：幽州人謂之春箕，則安得以爲露斯柳斯之比乎。

以蒲爲脯

叢談曰：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張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

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嘗引以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釋曰。李善文選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東蒲爲脯。二世不覺。應氏書。此條今亡。然風俗通固非雜說也。又案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玄注曰。素。尙白。黑。尙青者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然則趙高於時。不但以蒲爲脯。鹿爲馬矣。

微管

野客叢談曰。語有承襲紕繆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

釋曰。東方朔曰。以管窺天。魏書。曹公令曰。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與扶令育之表。救義康云。獨獻微管。蓋遜言所見。微小耳。若以微管仲解之。將何所指。爲指義康耶。是抱薪而救火也。若潘岳河陽縣詩云。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呂延濟注曰。豈敢以此官爲微小。但恐辱負荷之重也。可

驗從來不作管字。王氏殊誤。若宋書烈武王傳。化被江漢。勳高微管。顏介觀我生賦。曰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則皆用管仲事也。

板輿

叢談曰。世率以板輿爲奉母親事用之。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釋曰。板輿之爲安車。猶蒲輪之爲軟輪。皆欲使老人從容肆體也。韋叡素羸。每戰未常乘馬。且其時年已六十。故以板輿自載。後魏崔挺。授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使林邑。得美玉。北史。畢元寶拜楚州刺史。父衆敬以老還鄉。每元寶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寶所。觀其聽斷。隋上柱國梁睿。謝病。高祖賜以板輿。每朝必令三衛輿上殿。則知老疾咸乘板輿耳。潘時在知命之年。其母應七左右。則御板輿宜也。若用潘賦語爲奉母故實。亦文家之常法。且後代亦有效之者。元德秀。河南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因話錄。柳芳掌汾陽書記。軍中大燕。母趙夫人板輿至棚。白詩似用紫芝事耳。然漢書。王莽子臨朝見。挈茵輿行。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人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人板輿而鋪茵乎。南史。宋順帝禪位於齊。太后懼。帥閣監索扶幸板輿。杜氏通典。梁沈約議。元正及太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則周遷輿服雜事所云。

貴賤通乘是矣。五代史劉鄩襲破兗州。徙葛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從周爲之緩攻。此與潘元之御情事又殊也。

東道主

野客叢談曰。左傳有倚鄭爲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彭寵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閒。獨未聞西道主人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釋曰。後魏書裴仲規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路側。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實副所望。周書趙肅字慶雍。洛陽人。早有操行。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叢談簡略多誤。北史曰。薛辨歸魏。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詣闕。明元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爲長安主人。此更有長安主人之說。北史又曰。高歡入洛之始。本有奸謀。今蔡雋作牧河濟。厚相恩贍。爲東道主人。又陳書魯廣達假節督州刺史。王僧辨討侯景。廣達資奉軍儲。僧辨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則東道之說不特鄭國也。北史又曰。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乏絕。侍官

二三日閒惟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此非所謂秋方典客者乎。○趙氏翼陔餘叢考引大唐創業起居注。帝遣書喻馮翊賊帥孫華。華率騎數千。至白翎關。帝厚加拊遇。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

餘糧棲畝

叢談曰。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干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題詩。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後矣。按此語非始於思。思前蓋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畝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釋之曰。淮南本經訓曰。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托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疇首。此在蔡氏前矣。而釋稱訓又曰。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慎曰。東戶季子。古之人君。然初學記帝王部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則又在鴻烈之先。案莊子胠篋列古十二帝王。容成氏爲首。漢書古今人表。容成氏在開闢初。而東扈在炎帝神農之際。則棲畝美談。宜以容成爲先矣。路史因提紀六十六世。東戶在五。容成氏爲最末代。而又以容成之季子爲卽東戶季子。相去千萬載。而合爲一人。豈因餘糧宿畝事而妄構之耶。予又案蔡邕胡廣碑。廣遷濟陰太守。布愷悌。宜柔嘉。餘貨委於路衢。餘糧棲於畝。畝都賦。餘糧棲畝而不收。頌聲載路而洋溢。干寶晉紀論。太康之中。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沈約羊玄保傳論曰。自元熙十一年至元嘉末。役寬務

簡氓庶繁息。餘糧棲畝。戶不夜扃。皆侈言政教既成。風俗醇樸。升平逸樂。世若天懷。故陶淵明詩。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意可知耳。若劉裕所言。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蓋謂慕容超不知清野。師得因糧於敵。非謂承平景象也。省試摘此爲題。必有深意。曰漫無先後。斯不然矣。

附王

浚儀王應麟撰玉海二百三十卷。載籍極博。余偶有所見。略附一二焉。

魏天淵池

玉海曰。魏紀黃初五年。穿天淵池。楊暨從行天淵池。論伐蜀事也。水經注曰。天淵池在洛陽。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基。宋志曰。魏明帝天淵池。設流杯石溝。宴羣臣。晉宮閣記。天淵池有飛龍等舟。魏興安二年二月。穿天泉池。江總芳林園天淵池銘。曉川漾壁。夜浪浮金。梁武帝有首夏泛天淵池詩。

附曰。王於天淵池。列載梁詩。江銘。蓋謂卽洛園曲沼也。夫自晉以來。伊洛淪陷。爲狄場。宋齊梁陳。畫疆而守。長淮難涉。安得彌蓋洛邑。授簡茲池。覽宋齊書。建業自有上林苑華林園。自有天淵池昆明池。蓋宴遊之所。輒摹洛都者也。宋文帝元嘉數年。開天淵池。芙蓉咸二花一帶。太始二年。明帝泛天淵池。白魚入舟。齊永明七年。得靈石。世祖於天淵池。親投試之。沈約亦有應詔作天淵池水鳥賦。若以爲魏之天淵。則是鑿鑿歲驚於洛城。而侍從諸臣。日珥筆於敵苑也。

街彈

玉海曰。周禮里宰。歲時合耦於勸。鄭玄注曰。勸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疏曰。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也。金石錄有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故昆陽城中。中平二年正月也。

附曰。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街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衛之與街。豈可強傅者。按鄭玄駁許慎異義曰。○孫云。見王制正義。周禮六十五皆征之。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又張晏漢書注曰。監門。里正衛也。正衛自是漢魏徵官。秩若封人。仕同里宰。不得以解街彈之室也。

羊腸

玉海紺珠曰。羊腸坂有兩。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皇甫士安地理書。太原北九十里。隋崔躋問而知之。附曰。隋書曰。崔躋從煬帝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對曰。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帝曰。不是。躋曰。皇甫謐地理書云。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予按高誘淮南注曰。羊腸。山名。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呂氏春秋注。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帝王世紀曰。羊腸坂在晉陽西北九十里。爲西通上郡之關。卽吳起云。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也。蓋用高氏說。而壺關者。他無聞焉。若據煬帝語。則有二羊腸。予謂太原上黨。俱在并州。道里不遙。封疆如錯。晉陽之西北。卽壺關之東南。羊腸蓋自一耳。

漢典農城

玉海曰。水經。河水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城所治也。河水

又北逕典農城東。注俗名之爲呂尉。皆參所屯以事農。

附曰。漢書馮參字叔平。爲上河農都尉。百官表曰。農都尉。武帝置。後漢百官志。武帝時。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建武六年。邊郡往往置都尉。注引漢官儀曰。農都尉不治民。御覽引魏略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六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然則漢官無典字。至常塗始更耳。水經及注作典農。皆非。梁統傳。光武拜梁騰酒泉典農都尉。蔚宗亦誤。王氏引典農城爲美談。殊少稽練。

侍其

玉海姓氏急就篇曰。侍其氏。漢廣野君裔孫。賜氏食其。後有爲武帝侍中者。合官與氏而稱焉。漢有侍其元矩。魏有侍其衡。

附曰。廣野君在高祖初。至武帝時七十年。安得遽至裔孫。而又曰。後有爲侍中者。何年寡而世多也。水經注。侍其衡奏魏武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壘。此曰魏有侍其衡是也。伏滔青土人物論。稱後漢有侍其元矩。與孫賓碩劉公山並敘。正當魏武時。又爲齊人。則元矩非卽衡字耶。

登聞鼓

玉海曰。後魏書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水經注。闕右置登聞鼓。以納諫。自注云。通鑑。神麿四年十月也。

附曰。魏書刑罰志。神麿中。詔崔浩定律令。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擣鼓。公車上其奏。玉海所以知其

年月者以太武紀神麤四年十月詔崔浩定律令故也。不知闕左平枉乃在桑乾闕右求言則洛城朱雀闕也。案道武天興元年都代郡桑乾之平城下至太武尙屏恆朔及太和十七年始遷雒陽上距神麤六十餘載雖器同事合而地週年乖援平城之故實傳雒邑之新模非矣。

師宜

姓氏急就篇曰師宜氏後漢師宜官善篆。

附曰衛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作楷法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梁鵠以工書至還部尙書宜官後爲袁術將鵠手跡魏武懸著帳中玩之以爲勝宜官書斷曰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徵天下工書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案前志往往稱宜官則非姓師宜也且善楷法及八分又非古篆。

貝獨坐

姓氏急就篇貝姓出清河貝邱姓苑古有賢者貝獨坐。

附曰後漢書貝瑗魏郡元城人桓帝初中常侍定議誅梁冀封東武陽侯與左悺徐璜唐衡四侯轉橫天下爲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頓使漢祚傾覆海內悲涼乃以爲古賢乎。

彈高

劉子玄水仙賦

高似孫字續古作緯略云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賦自恨筆力乏奇偉五年前楊仲困自蕭山致水仙花

一二百本極盛。乃以兩古銅洗藝之。學洛神賦。再作後水仙花賦。頗愜人意。近讀金樓子云。劉子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花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予固不敢望知幾萬分之一。亦知名人製作自有意會。古人也。

彈曰。予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玄則劉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音類玄宗。改名子玄。此在梁元後百餘年。高氏以是當之。何其舛也。御覽引金樓子曰。劉休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予謂水仙不及洛神。擬古勝乎士衡矣。據此。則是宋南平王劉鑠也。擬古詩。今在文選。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爲子玄。謂水仙爲花名。豈不謬歟。似孫二賦。載其騷略中。

鄭康成

緯略又云。鄭康成禮記蒼梧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耳。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曰。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康成之論。本諸帝王世紀耳。世紀曰。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

彈曰。按世紀。皇甫士安作也。士安在康成後五十年。謂世紀本於康成。則可。安得以康成反依士安乎。然紀謂舜只三妃。又爲未悉。何者。大戴禮帝繫篇曰。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媿氏。列女傳堯以二女媿

皇女英妻舜離騷所謂湘君湘夫人者此二妃也山海經舜妻登比生二女宵明燭光一曰登比氏又曰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又曰天虞有女子方俗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案此則舜妃見傳記者已有六人康成士安續古皆未之考也山海經又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倮是始作下民百巧則謂娥皇無子者又士安之疎也

鮓魚

高似孫緯略曰魏志倭國人入海捕鮓魚水無淺深皆沈沒取之吳良爲齊郡議曹掾諫太守無受正旦賀觴賜鮓魚百枚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鮓魚千枚陳思王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食鮓魚前已表徐州刺史刺史臧霸送鮓魚二百足自供事皮日休詩君卿脣舌非吾事且問江南噉鮓魚詩中用鮓魚僅見此

彈曰乙丑予在鸞門戍主有自彭湖來者餉鮓魚百枚夫此介蟲也而命之爲魚殆不可曉緯略所引尙多遺者且似未知鮓魚何物也因與坐客共徵舊事疏之漢書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慙不能食賣飲酒啗鮓魚顏師古注曰鮓海魚也後漢書伏隆使青徐招降羣盜張步遣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鮓魚南史褚彥回宋世爲中書監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鮓魚或有開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鮓魚三十枚彥回時甚貧簿門生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

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郭璞注三倉曰。鮑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鮑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孫云。伏隆事及郭璞三倉注。廣志皆續古所引。見緯略卷九。豈方叔未觀足本耶。陶隱居名醫別錄曰。石決明。俗云是紫貝。又云是鮑魚甲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唐本草注曰。石決明是鮑魚甲也。附石生。狀如蛤。惟一片。無對。七孔者良。李英公本草注曰。石決明生廣州南海畔。殼大者如手。小者如三兩指。其肉南人皆噉之。亦取其殼。水漬洗眼。七孔九孔者良。十孔以上者不佳。謂爲紫貝及鮑魚甲。並誤矣。夷堅志曰。元善與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場在海濱。居民數百戶。皆漁捕海物。云鮑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擊舟至所產處。以繩繫腰。縛於桅尾。然後沒水。或深入五六十丈。如出其不覺。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著石上。牢不可拔。雖推擊至碎。猶不可得。迨欲出水。則循繩攀緣。足躡以升。或久而不出。有泡沫堆突起水面。妻子輒拊膺慟哭。蓋已爲魚龍攫去矣。予按。如顏監之說。則鮑游泳物耳。如英國所稱。則被甲者不名鮑也。若諸家之說。則此待石以具體。耀采而晃人者。其爲鮑魚允矣。且數魚以尾。而此獨以枚。亦可知其介類耳。玉篇曰。鮑。海魚。孫愐從之。皆未辨其爲介爲鱗也。但此物殊非珍味。而漢魏貴之一枚。至數千錢。海人死利。亦何怪乎。

削棄

緯略載削棄事。漢孔光、周就、樊宏、皇甫嵩、魏陳羣、任嘏、宋謝弘微、北齊封隆之、八人。

彈曰。東觀漢紀。張純、字伯仁。爲虎賁中郎將。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苟或別傳曰。或爲尙書令。

常以書諫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晉書曰：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十六國春秋：劉淵黃門郎陳元達，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知。後魏書：李孝伯爲侍郎，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直諫，削滅棄草。家人不見。梁書曰：徐勉，字修仁，爲侍中，參掌衡石，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棄草。隋書：高穎，字昭玄，執政二十年，所有奇謀，穎皆削棄。世無知者。又唐之高儉，戴胄，馬周，高郢，陸元方，咸有此譽。而馬賓王疾甚，悉焚草奏。陸希仲臨終，取焚奏棄。與荀令皆於屬纊始命焚毀，則其不密者多矣。任彥升爲宣德皇后令，梁王曰：公文擅雕龍，而成輒削棄。此蓋用事爲喪，非其實也。緯略都未之及。

本朱

宋朱翌，字新仲，桐鄉人，撰猗覺寮雜記十卷。

人生如寄

雜記云：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曰：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多用此事。

本之曰：四言慷慨酸切，達生之士，常以爲娛。曼生之徒，亦以爲痛。陸佐公思田賦曰：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郭景純不死樹贊曰：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敵天地。張茂先遊獵篇曰：人生忽如寄，居世遠能幾。曹子建仙人篇曰：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魏武善哉行曰：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古詩曰：人

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古人蓋遞相承襲也。然尸子引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淮南子。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禹熙然而稱曰。吾受命於天。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諸家皆用老萊夏后語耳。北齊書。後主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憂爲。此語悲壯。可入宋人曲。

長繩

猗覺寮雜記曰。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既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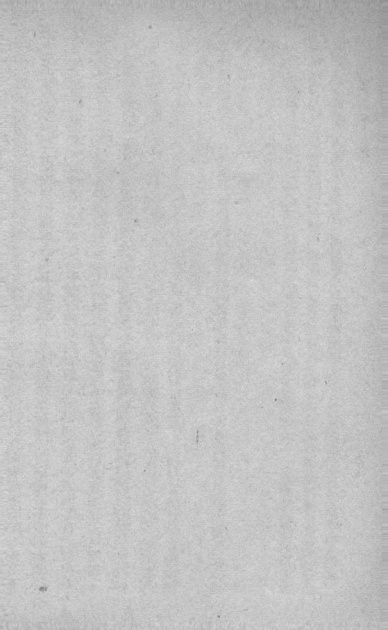
本之曰。太白風流曠遠。長繩一語。不啻出自其口。然予嘗尋之江總歲莫還宅詩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則非李公語矣。又北史。蕭大圓常言。人生若浮雲朝露。事俟長繩繫景。實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速。沈炯幽庭賦。謠曰。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日月但如春。李鏡遠詠曰。迴戈安得中。長繩不可羈。蓋相襲久矣。按傅玄九曲歌曰。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日月。奇曠之致。實肇自休奕也。

九子母

猗覺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

本之曰。漢書曰。成帝母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宫甲地。主甲乳生也。畫

堂畫九子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畫室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據此。新仲所云是也。但自佛教東來。後漢時翻譯尙寡。亦無九子母之說。此宋涼以後。妖僧僞爲其名耳。且九子母鬼也。帝寢皇宮。豈宜圖寫鬼魅乎。按列女傳。魯有九子之母。教兒造次於禮。魯人以爲母師。甲親既燕閒內寢。后妃所居。則畫九子者。取蕃育之義。畫其母者。取禮法之宗。亦何足怪乎。仲遠之時。去西京未遙。其博學多聞。於漢家故實。必有傳記。未可遽謂之。變說也。若霍光所止畫室。乃將相朝時。至此籌畫國事。入告於君。以爲彩畫之室。何言之野乎。



卮林卷之四

述洪

耆英

容齋四筆曰。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二人。侍中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狄盧見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貞。皆八十二。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尙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祕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唐兩盧貞。而又同會。疑字誤。

述曰。白居易詩序曰。會昌五年三月。胡吉劉鄭盧張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履道坊合尙齒之會。賦詩記之。其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亦來斯會。續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蓋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也。時祕書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八。前磁州刺史劉眞。八十七。龍武軍長史鄭據。八十五。侍御史盧眞。八十三。前永州刺史張渾。七十七。刑部尙書致仕白居易。七十四。九老之會。盧眞盧貞未嘗同名也。又夢溪筆談紀洛社耆英云。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爲耆年會。

命畫工鄭英圖於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潞國公文彥博。司徒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尙恭。七十六。太常少寺趙丙。祕書監劉凡。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天章閣侍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二。檢校太尉王拱辰。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通議大夫張燾。皆七十。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年六十四。筆談又云。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時有中散大夫程昞。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按。此是後一歲事。不知元豐五年之會。程馬何以不預。四筆又曰。至道九老者。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居京師。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李運。年八十。吏部尙書宋琪。廬州節度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八。鄂州刺史魏丕。七十六。諫議大夫楊徽之。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爲宴集。會蜀寇起而罷。次年。李公卽世。此事竟不成。造物豈亦吝此耶。嬰按。此在會昌九老後一百五十二年。在洛社耆英前八十八年。然戊亥之際。於斯爲盛云。明宣德閒。湖州烏清鎮亦有九老。趙巖。官司班。年九十一。吳煥。年九十。趙岐。八十九。孫孟吉。建文中太常博士。八十五。水宗達。運司。八十二。漏璩。建文中。唐其諒。建文中縣丞。胡敏。錢郁。年皆八十。漏璩。會稽人。唐其諒。鳳陽人。革除後。流寓烏鎮。俱能詩。結社倡和。亦一時之美。正統閒。杭州亦有之。大理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處士項伯威。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勳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見宛

委餘編。隆慶己巳，莆田有耆老會。太守鄭弼，年七十八，少參雍。七十七，太守陳毅，七十六，運使林汝水，七十五，主事柯維騏，七十四，太守林允宗，七十二，尙書廉大和，年七十一，大和賦詩云：故里重開耆老會，七人五百二十三。後尙書林雲同年六十九，亦與會。

展重陽

容齋一筆曰：唐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上巳改取十三日可也。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未盡也。唯東坡有菊花開日，卽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述曰：戊辰九月十八日，予在晉安。陳京兆泰始招集綠筍齋看菊，兼餞吳興黃君、南昌葉君、呼盧聽歌，卽席探賦。予謂唐文宗重陽取十九日，則今十八日正可爲展重九。作詩云：登臨佳處卽重陽，九日仍逢二九霜。菊綻經旬開倍豔，人遊洩日興尤長。驚秋談客思吳楚，窺筍玄言注老莊。此夕茱萸應解佩，好燃銀燭照霓裳。

宋史：黃杞，字景章，漳州人。歷官清介，知潮州，奉朝歸。杞九月十九日生，守朱熹與詩云：須信九秋饒好景，更遲十日作重陽，亦用開成事。

希姓

五筆引風俗通，紘希姓。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內太守遇沖，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

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雁門太守宿祥。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鄒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卽賣。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耳。○孫云三筆別有漢人希姓一條。方叔未細檢。述曰。今所傳風俗通十卷。氏姓篇亡矣。然諸書所引應氏遺編。尙多希聞者。則有漢太尉超喜。丞相史冥都。渾梁侯僕多。尙書令鞠譚。太子少傅瓶守。侍中耦嘉。鈞喜。聊倉。大鴻臚招猛。光祿勳弓祉。少府中京。治書御史諫忠。諫議大夫塗暉。救仁。詹事滑典。長史眞祐。司空史御長卿。司徒掾府悝。騎都尉神曜。度遼將軍采皓。蜀郡都尉千獻。上黨都尉露平。趙相行祐。兗州刺史過朽。一作過棚。幽州刺史芳乘。冀州刺史巫捷。交趾刺史僮尹。越巂太守牧稜。漢中太守抗喜。南陽太守瞿茂。九江太守旗光。西河太守垣恭。豫章太守函熙。南郡太守繇祕。太原太守委進。常山太守屯莫如。陳郡太守沐寵。○孫云五筆本有沐寵。劇令家羨。中牟令池瑗。梁令鄴風。武陽令會栩。嬴長稷宗。博士食子公。沛上計三烏羣。不知景盧何以不敘。然漢書西南夷傳有越巂太守牧根。豈卽牧稜之譌乎。

歲月日風雷雄雌

三筆曰。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特。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厥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

雌但畢營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顛傳引易雌雄祕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蜺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柏柏格格。甚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子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

述曰。案史記漢武帝詔御史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案信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營。營則陬營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索隱又曰。甲歲雄也。月名畢聚。謂月值畢及營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子稽爾雅。月在甲曰畢。爲月陽。又曰。正月爲陬。邢昺疏曰。正月得甲。則曰畢陬。若史記歷書云。月名畢聚也。然則聚當爲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是也。索隱曰。漢始以建亥爲年首。今改以建子。蓋用周正。○孫云。案本是改以建寅。非建子也。漢未嘗用周正。故稱畢陬。如用夏正。當曰畢辜也。若以畢陬爲濁星之畢。及營營之口。失之遠矣。月令惟紀日舍中星。不及於月。蓋以月輪行疾。一月而周天。故不得以恆星定月所。在。營營是亥次之號。非十一月日月交會之宿也。日月一歲十二會。其交營營之辰。蓋在孟春之月。其會實沈之次。則在孟夏之中。律歷志曰。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開。司馬貞既云。起牽牛之初。又以爲月值畢及營。殊自違伐。不如邢昺爲得。景廬亦見未及此也。然索隱乃作僖公。豈虞喜字譌耶。

○孫云。汲古閣單行宋本。正作虞喜。喜有安天論。此豈論中語乎。惜志林之不傳也。詩緯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雌俱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太玄告曰。聖人律乎日月。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已。范望注。日爲雄。月爲雌。參同契曰。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又曰。陽稟陰受。雌雄相須。則易陰陽之名爲雌雄。固有自矣。呂氏春秋。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筒。以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漢書取之。淮南記則曰。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宋玉笛賦曰。衡山奇篠。師曠取其雄焉。宋意得其雌焉。亦以竹管之陰陽爲雌雄耳。大戴禮。孔子曰。丘聞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史記亦著之。是以日爲雄。夜爲雌也。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注曰。八月酉仲爲太初。屬雄。九月戌仲號太始。屬雌。是以氣爲雄。形爲雌也。爾雅郭璞註曰。蜺。雌虹也。音義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春秋元命包。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高誘淮南注亦曰。雄爲虹。雌爲蜺。蔡邕月令章句曰。虹。婦嬾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雄曰虹。雌曰蜺。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見於東方。故詩云。蜺嬾在東。蜺常在旁。四時有之。唯雄虹見。藏有月。離騷遠遊章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雌蜺嬾嬾。以曾橈。悲回風曰。處雌蜺之標顛。東方朔怨思曰。載雌霓而爲旌。沈約但祖此耳。漢書。旬始出於北斗旁。如雄雞。其帑青黑色。曾灼曰。帑。雌也。淮南子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雄以音

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參同契曰天地之雌雄分徘徊子與午然則虹蜺星斗皆有雌雄天地亦不能違不獨歲月日風雷也至如天文志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淮南子邱陵爲牡谿谷爲牝高誘曰邱陵高敞陽也故曰牡谿谷污下陰也故曰牝又以牝牡代雌雄皆欲隱其詞晦其義古人亦好奇耳隋志有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丹鉛錄載五代廣順中高麗進書有孝經雄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史藝文志有七曜雌雄圖一卷

李陵詩

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網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言可信也

野客叢談曰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閒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閒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名當時已有不諱者矣然又怪之其時文字閒或用此字蓋出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丹鉛錄曰子瞻云蘇武李陵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及盈觴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詞予案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文章流別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託亦是張衡曹植之流始能耳杜

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豈無見哉。子瞻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鄙薄蕭統之偏辭耳。

述曰。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調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自子玄之論行。後世談者。從攬摭合離。摘發疑殆。證其實然。案江淹宋世上建平王書。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語。則非六朝僞撰矣。若錄別之詩。展轉倣倣。真僞相眩。不啻淄澠。世無易牙。誰能深辨。景廬乃以盈觴字定。其非出李手。狹之甚也。尋西京著述。漢帝之名。往往布流。而盈字最多。韋孟在鄒詩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枚乘詩又曰。盈盈樓上女。古陌上桑曰。盈盈公府步。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薄昭與淮南王書。臣怙恩德。驕盈。淮南子曰。今有旨酒。以合歡。爭盈酌之。閒反生鬪。又曰。沖而徐盈。他不能悉舉也。大戴禮曰。秦王怨毒盈世。又曰。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官室也。王褒九懷曰。美玉兮盈堂。鹽鐵論曰。天地不能兩盈。說苑曰。無以富貴驕盈。又引孔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調其盈虛。故能長久。揚雄解嘲曰。觀雷觀火。爲盈爲實。河東賦曰。發軔於平盈。法言曰。隱隱欲欲。久而愈盈。漢書律歷志。屢稱盈不盈。而溝洫志。頻言河盈溢。敍傳曰。監世盈虛。又曰。武安驕盈。漢世不諱盈字。可歷言矣。高祖勦業。諱尤宜嚴。而韋孟諷諫詩曰。總齊羣邦。曰。王親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旣絕。厥政斯逸。在鄒詩曰。寤其外邦。曰於異邦。劉向九歎曰。余思舊邦。曰。歸骸舊邦。曰。念予邦之橫陷。曰。哀故邦之逢殃。刑法志稱新邦。平邦。亂邦。而敍傳曰。邦家和同。不獨此也。文帝諱恆。史記天官書曰。壬癸恆山以北。漢書外

咸傳立恆山王弘爲皇帝。景帝諱啓。大戴禮引詩。亦作東有開明。而帝繫乃曰啓其左脅。夏小正曰啓灌藍。啓者別也。鄒陽酒賦曰。方金未啓。曰綠瓷既啓。淮南子。匹夫百疇。不遑啓處。曰商鞅之啓塞。曰啓攻有扈。曰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王褒九懷曰。啓匱兮探筴。文紀曰。夏啓以光。武帝詔見夏后啓母石。天文志有啓明星。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若說苑稱黃帝西向啓首。案稽讀如啓。此處正宜爲稽。而翻作啓。豈故觸諱也。武帝諱徹。漢書既稱避曰通侯。而仍書二十徹侯。徹侯金印紫綬。淮南子。天下糜沸。螳動雲徹。又曰。擊鼓而食。奏雍而徹。又曰。徹於心術之論。大戴禮曰。太子有司過之吏。有徹虧膳之宰。過書而宰徹去膳。不徹膳則死。匈奴傳。揚雄曰。雲徹席卷。昭帝諱弗陵。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故陵折之。見張湯坐牀上。弗爲體。宣帝詔。今百姓上書。多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是以漢書易荀卿書爲孫卿子。而司馬相如傳載其書曰。詢封禪之事。爽字。元帝諱。而藝文志。鄒爽子十二篇。云齊人。號曰雕龍爽。寶嬰傳曰。有如兩宮爽將軍。驚者。成帝諱。而田蚡傳。諸公稱自引而怠驚。大人賦。低印天蟻以駭驚。長卿之作。雖在宣成前。然班史操觚。亦宜稍變其字。今皆不然。固知臨文不諱。漢代所同。何獨於盈觴而疑之。至若江漢流不息。浮雲去無依。以喻良友各一方。播遷靡有歸。作者比興之詞耳。小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豈必在荆所奏。曾子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何嘗居楚而言。安在長安之作。必當敘涇渭灑滻之流也。

歌扇舞衣

三筆曰。唐李義府詩云。鑿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爲己作。增兩字云。生情鑿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義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述曰。王勣詠妓詩。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此唐風鼻祖也。李邕太平公主南莊詩。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陳子良妓詩。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又賦妓詩。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李白宮中行樂詞。遲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戴叔倫感懷詩。歌扇多情明月在。舞衣無賴彩雲收。張祜詠風。搖搖歌扇舉。悄悄舞衣輕。元稹月詩。的的當歌扇。娟娟透舞衣。許渾夜按歌舞詩。舞衫未換紅鉛濕。歌扇初移翠黛顰。流風所蕩。寧僅儲李數家乎。按梁陳習尙妖淫。詞篇多以取儷。陰鏗詠妓詩曰。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徐陵雜曲。舞衫迴袖勝春風。歌扇當牕似秋月。庾信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張正見情詩。舞衫飄冶袖。歌扇掩團紗。紀少瑜擬吳均體云。卻匣擎歌扇。開箱擇舞衣。隋煬帝宴東堂曰。清音出歌扇。浮香鬪舞衣。李孝貞春園聽妓曰。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盧思道後園宴曰。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蓋六代緒風。唐人皆效之。然韓愈陳言務去。而春雪詩。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玄宗發言如絲。與慶宮詩。舞衣雲曳影。歌扇月開輪。亦不脫脂粉之習。佳麗之移人久矣。宋春園公主薨。神宗賜挽詞曰。帳深閑翡翠。珮冷失珠纒。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胡元瑞詩。藪謂有唐味。未知其拾六朝餘瀝也。

呂望非熊

五筆曰。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爲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豸。曷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史記云。呂尙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豸。非虎非熊。所獲伯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玄龜。注文乃引史記非龍非豸。非熊非龍爲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述曰。竹書紀年注。文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龍。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大祖史疇。爲禹卜。畋得皐陶。其兆類此。王至磻溪之水。呂尙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此沈約撰也。宋書符瑞志同。又約某太尉碑曰。卜非熊龍。惟人是與。則非熊之兆。休文三稱之矣。又班固答賓戲。周望兆動於渭濱。張衡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失熊龍而獲人。李善注並引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占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龍。所獲伯王之師輔。果遇太公於渭濱。此與章懷注不殊。豈宋來史記非復唐世之舊耶。然善注東方曼倩論及劉越石詩。引六韜。俱作非熊非龍。非龍非豸。而唐書酷吏傳。肅宗時有太子洗馬趙非熊。又顧況子秀才願非熊。世系表有黃梅尉孫非熊。魏知古從獵渭川獻詩曰。非熊從渭水。瑞雉想陳倉。杜甫贈哥舒翰詩。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用非熊語者。何必皆祖蒙求也。

雨水驚蟄

續筆曰。歷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述曰。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鄭玄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仲春之月。始雨水。鄭注。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孔穎達正義曰。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予案漢書律歷志。劉歆三統歷曰。夏正月詠訾。初危十六度。立春營室十四度。驚蟄班固注曰。驚蟄。今曰雨水。又曰。二月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中婁四度。春分注曰。雨水。今曰驚蟄。歷又曰。二月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曰清明。歷曰。中昴八度。清明。班注。今曰穀雨。而後漢律歷志。章帝改用四分歷。又引易緯通卦驗。乃以雨水先於驚蟄。穀雨後於清明。則班固所謂今者。蓋指四分歷也。洪氏以爲太初始正。殊誤。卽孔氏謂三統歷改之。亦非也。又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時訓解尤詳之。○孫云。此逸周書誤文。近刻已改正。景盧以爲仍周所用。不考之過也。然章帝朝已用四分歷。而蔡邕月令章句曰。周天十二次。日月所躔也。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璧八度。謂之豕韋次。立春驚蟄居之。自璧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又曰。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斯又依三統者。豈主爲月令。素臣而不必遵時。王正朔乎。予又尋呂氏春秋與禮記月令及淮南時則訓。以爲孟春之蟄蟲振者。上言東風解凍。下言魚上冰。此蟄蟲蓋水居之物。以水

澤涸堅蟄於冰下故凍解而振或躍而上負冰也仲春之蟄蟲動者上言雷發聲下言開戶始出此蟄蟲蓋穴處之蟲以冬陰閉固蟄於地中及震雷激電驚而出戶也是以驚蟄之氣正月二月不妨推移若雨水穀雨清明之氣方春三月或稍晴和或時瀟浙陰陽靡定不甚相遠雖有遷換天道沖然孔氏謂蟄蟲早者孟春乃出晚者二月始出又謂氣有參差事稍變改亦似未盡也

歷代史

容齋四筆曰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典略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邱悅三國典略員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惟以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孫云此孫綽蓋孫盛之謬于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定爲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爲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僞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魏鄭公隋書其他國則有和苞漢趙記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閔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爲南北史稚兒數以爲間故詳記之

述曰文士立言莫鉅於史其傳者若星雲麗天春花揚采不傳者時見於軼書若觀鳳片羽足驗五德或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非獨以文之工拙。才之優劣故也。蓋亦有幸不幸焉。三國書傳者。惟陳壽所撰。是矣。然九州春秋十卷。記漢末事耳。王沈書四十四卷。典略八十九卷。張錄三十卷。章書五十五卷。孫春秋二十卷。江表傳五卷。湮沒不存。他尚有王隱蜀記七卷。郭沖條諸葛隱事一卷。華陽國志十二卷。○孫云。華陽國志今存。魏武本紀四卷。魏武故事三卷。吳人曹瞞傳一卷。左將軍陰澹魏紀十二卷。孔衍漢魏春秋九卷。又魏尚書八卷。孫盛魏世譜口卷。又魏春秋異同八卷。魏末傳八卷。晉太學博士環濟吳紀九卷。胡沖吳歷六卷。又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虞尚吳士人行狀名品二卷。及張儼默記也。晉書於干寶紀二十三卷。又王隱撰九十三卷。虞預二十六卷。謝靈運三十六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一百一十卷。及唐太宗御撰外。復有郭頌魏晉世語十卷。陸機晉紀四卷。習鑿齒漢晉春秋五十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二卷。晉中書郎朱鳳晉書十四卷。晉著作郎謝沈晉書三十卷。晉前軍諮議曹嘉之晉紀十卷。晉荊州別駕鄧粲晉紀十一卷。晉祕書監傅暢晉諸公讚二十二卷。晉下邳太守荀綽晉後略記五卷。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晉紀四十六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晉紀二十三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續晉紀五卷。宋烏程令王偉之隆安記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晉安帝陽秋口卷。又晉紀十卷。齊大司馬記室庾銑東晉新書七卷。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蕭子雲晉書十一卷。宋史自宋中散大夫徐爰宋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錄事參軍孫嚴宋書六十三卷。齊司徒參軍王智深宋紀三十卷。沈約宋書一百卷外。尚有裴子野宋略

二十卷。梁吳興令王琰《春秋》二十卷。步兵校尉鮑衡《春秋》二十卷。少府卿謝綽《春秋》拾遺十卷。宋中興伐逆事二卷。齊書則蕭子顯外。有吳均《春秋》三十卷。沈約《齊紀》二十卷。江淹《齊史》十三卷。王逸《齊典》五卷。蕭方等《齊典》十卷。劉陟《齊紀》十卷。陳著作郎許亨《齊書》五十卷。梁史則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外。有梁中書郎謝吳《梁書》四十九卷。本一百卷。姚察《梁書帝紀》七卷。許亨子善心《梁書》七十卷。劉瑤《梁典》三十卷。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梁典》三十卷。周興嗣《梁皇帝寶錄》三卷。鮑衡卿乘輿《龍飛記》二卷。臧嚴《棲鳳春秋》五卷。陳征南諮議陰僧仁《梁撮要》二十卷。姚昂《梁後略》十卷。梁長沙蕃王蕭詧《太清紀》十卷。裴政《太清實錄》八卷。謝吳《梁元帝寶錄》五卷。劉仲威《承聖中興略》十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守節先生《天啓紀》十卷。蕭大圓《梁舊事》三十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四卷。梁末代紀一卷。陳則顧野王《姚思廉外》。有傅緯《陳書》三卷。陸瓊《陳書》四十二卷。陳中書郎趙齊且《陳王業歷》一卷。北朝則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著作郎魏澹《後魏書》一百卷。北齊書作九十二卷。唐初敦煌人張大素《魏書》一百七卷外。有鄧淵《魏國記》十卷。盧彥卿《後魏紀》三十三卷。梁祚《魏國統》二十卷。溫子升《永安故事》三卷。北齊則李德林《北齊末修書》二十四卷。子百藥《北齊書》五十卷外。又有崔子發《後齊紀》三十卷。周榮建緒《著齊紀》三十卷。杜臺卿《齊記》二十四卷。王劭《北齊志》二十卷。又《齊書紀傳》一百卷。張大素《北齊書》二十卷。祖孝徵《黃初傳天錄》一卷。陸元規《文宣帝寶錄》一卷。又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三十卷。令狐周《書》五十卷。鄭公《隋書》八十五卷。志三十卷。其他蓋有牛弘《周史》十八卷。王劭《隋書》八十卷。張大素《隋書》三十二卷。又《隋後略》十卷。呂才《隋紀》二十卷。開元管城

尉邱啓期隋記十卷。柳晉晉王北伐記十五卷。裴矩開業平陳記二十卷。趙毅大業略記二卷。杜寶大業雜記十卷。河洛記壺關錄各若干卷。晉國之史。自劉曜時平與子和苞撰趙記十四卷。僞燕太傅長史田融趙石記二十卷。僞燕尙書范亨燕書二十卷。燕中書郎趙郡王景暉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魏侍中高閏燕志十卷。記馮跋事。僞涼從事中郎劉嗣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宋殿中將軍裴景仁秦紀十一卷。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及崔蕭武李春秋南北史外。又有晉北中郎參軍王度二石傳二卷。又二石僞治時事六卷。徐光等上黨國記及趙書□卷。李公緒撰趙紀八卷。趙語十二卷。車頻秦書十卷。何仲熙秦書八卷。記苻健事。魏左民尙書姚和都秦紀十卷。記姚萇事。僞漢散騎常侍常璩漢之書十卷。夏北地張淵等夏國書□卷。僞燕尙書郎張詮南燕錄五卷。董統燕後書三十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魏諮議參軍韓顯宗燕志十卷。記馮氏事。僞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僞燕右僕射張諮涼記八卷。記張軌事。秀才索綏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華護國參軍劉慶涼記十二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涼書十卷。晉侍御史喻歸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劉嗣敦煌煌實錄二十卷。又建康太守索暉涼書及托跋涼錄十卷。宋新亭侯段國吐谷渾記二卷。凡此之類。或稱正史。或名雜史。或號霸史。載籍雖淪。空名猶在。景盧且皆遺之。况可得該覽乎。抑洪氏尙多誤者。孫綽雖領著作。概無撰述。未嘗有晉記也。元行沖魏典。拓跋氏書耳。宋藝文志作後魏國典。甚明。而以屬曹氏。邱悅三國典略三十卷。員氏三十卷。蓋梁北齊周史也。而傳之蜀魏吳。按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魏典三十卷。唐太常少卿元行沖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

凡三十篇。孝武入關，則書東魏爲東帝，並載兩國事。行沖以族出於魏，尅意論著，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沖以爲非，因言道武名魁，繼曾受命，此其應也。又三國典略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邱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爲三國，起西魏，終後周，包西東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田融高閏等敍五胡戰爭事，在晉世，而以爲南北朝時僭僞。南史載梁元帝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愍懷太子方矩、始安王方略，而方等字實相，乃取西方書命名者。作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隋書譌爲萬等。二唐書宋史皆作蕭方，是指等字爲輩也。以景盧之精辨，而蹈斯躋，過庭之訓，倘有未盡乎。

石尤

五筆曰：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詠之，未暇憶也。

丹鉛錄以留盧秦卿詩爲郎士元作，亦曰石尤風，打頭逆風也。

五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逆風也。

胡元瑞藝林學山曰：麟按，據唐人詩，卽以爲打頭風，似無不可。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颺之類。今江湖

閒飄風驟起。揚沙折橋。則往來之舟。俱繫纜不行。舟人所謂大風三。小風七。予過淮徐閒。往往遇之。唐人語咸出六朝。當以宋武歌爲據。其云四面斷行旅。正指此。若以爲打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藝林學山又引因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戴詩作石尤。而李義山詩作石郵。云來風測石郵。揚文公詩亦作郵。云石郵風惡。客心愁。余謂作郵字殊勝。近以用修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俱以爲逆風耳。余作六朝小樂府曰。惱懽青絲竿。凌晨只欲開。狂風趁心起。四面石尤來。蓋用宋武歌中意。第尙從舊尤字。近得此。欣然附錄。以貽同好。

述曰。宋孝武帝丁督護歌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按此。則所謂巨颶盲颶者。良是非打頭也。但奔颶之來。自然四面。胡元瑞云。四面石尤。則意疊詞複耳。予又讀元稹洞庭遭風詩曰。罔象睢盱頻逞怪。石尤翻動忽成災。以罔象取媿。而且云翻動。則石尤乃飛廉孟老之精。奇相馬銜之族也。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來風貯石郵。以石郵對川后。益信其爲怪族幽妖矣。元李之解蓋同。

羅靖

隨筆曰。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跋魏安同。父名屈。同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羅君不應爾也。

述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陸德明音義曰。士文伯名匄。本作丐。解者曰。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

名家士文伯字伯瑗。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瑗。即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瑗。均與乞義同。則作仞者是。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印段即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則伯瑗與宣子何廢同乎。予謂族大枝繁。葛藟不芟。況於名字。得不夢同。南史孝義傳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族人兗州中從事。與泌同名。世謂士清爲孝泌。以別之人。無怪者。則鄭之段。晉之仞。魯之嬰齊。近古尙質。無足議矣。左傳哀四年。蔡侯申。陸德明曰。案宣公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正義曰。蔡世家。文侯申。生景侯。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二申必有一誤。襄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昭二十三年。吳太子諸樊入郢。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理不應然。此久遠之書。字經篆隸。或誤。是吳樊蔡申。陸孔皆所不信也。案鄭玄檀弓註曰。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正義曰。易說者。易緯乾鑿度也。紂父稱帝乙。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夫若緯書言。則六世以外。帝王且可同名。諸侯大夫。抑其細矣。魏書安同傳云。同父屈。仕慕容暉。爲殿中郎將。同子屈。典太倉。盜官粳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卷盡有史臣題。亦笑其祖孫共名。予謂簡編既遠。魚豕必多。以陸孔之旨推之。安知同父屈之非字譌也。史記鄭世家。犬戎殺桓公。鄭

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卒。子莊公立。有三公子。太子忽。其弟突及子廔也。索隱曰。譙周云。武公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忘記之耳。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爲武公之字也。此亦委過於史者。惟蜀王本紀云。魘靈卽位。號曰開明。奇帝王盧保亦號開明。有五丁力士五婦候臺之事。漢書。廣陵孝王子廣平節侯德子。又名德。林邑記曰。林邑王楊邁。能得人情。其太子名咄。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楊邁。鄭善長亦笑之。此事乃無可疑者。然則祖孫聯諱。商周以來。依稀有之。父子同名。亦不獨一羅禮也。

月中桂兔

續筆曰。酉陽雜俎。天咫篇。記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者。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鑿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

述曰。董道跋月宮圖云。或疑月中有兔形。考靈憲有此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蟾。而王充謂兔在月中則死。乃以兔爲月氣。予以爲月無光而適日爲明。世所知也。天有十二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爲雞。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則對在卯。卯爲兔。月光含景。則兔在月中。月有兔形。何足異哉。人知日中爲鳥。而不知爲雞。知月中有兔。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或曰。段成式言月中

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於西。與扶桑對。則影景。日中月望之明。景亦隨之。董解亦可喜。然上蒼高邈。孰辨其真。屈原有願兔在腹之間。推度災有蟾蜍決鼻之說。元命包有蟾兔陰陽雙居之談。虞喜有仙人桂樹之論矣。釋氏既謂地水所映。復謂閻浮提樹之形。瑜珈論謂大海魚鼈之影。西國傳謂有兔行菩薩行。投身火中。天帝取焦兔。冥月內事。尤鄙俚。大抵家立一說。競異爭高者耳。子瞻仇池筆記曰。玉川子月蝕詩。謂蝕月者月中蝦蟆。梅聖俞日蝕詩。謂蝕日者三足鳥。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日月測暈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舊矣。蓋亦鑒空詩意。然中秋看潮詩云。定知玉兔十分圓。送桂花云。蟾窟枝空記昔年。乃屢從俚說何也。

土木偶人

四筆曰。趙德甫金石錄跋漢居攝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祀之。兩漢時皆如此。按戰國策。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雨下。溜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偶人。非像而何。漢宮龍寓車馬。皆以木爲之。像其真形。謂兩漢未有不可也。

述曰。應璩書。泥人鶴立於闕里。續漢志。求雨立土人。李斐漢書音義曰。武帝時。暴利長屯田燉煌。作土人持勒絆。收馬渥注。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乘耒把鋤。又曰。世閒繕治宅舍。作畢解謝土。

神爲土偶人以像鬼形名曰解土。若夫夜郎雕漢吏之顏，匈奴刻郅都之貌，縣官效鬱壘之容，李子長之梧囚能動，江充之桐人爲蠱，丁蘭之木母顰眉，薛綜東都賦注曰：主木主言刻木爲人主神，置廟中而祭之，則漢世蓋祀土木像矣。至若金寫范蠡而朝禮者，越王句踐也；檀刻迦文而詢仰者，波斯匿王也；魯般之僕善御，化人之伎能歌，指南司方，記里擊鼓，固在田蘇前焉。又淮南謂魯用偶人葬而孔子歎，而鄭玄禮記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孔子善古而非周，埤蒼曰：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名之。周禮冢人有鸞車象人，鄭玄解爲俑，蓋取孟子之說。則周初已有，然非惟周也。史記曰：殷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正義曰：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象於人形也。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傳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也。又非惟商也。博物志曰：黃帝登仙，其臣左轍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又論衡曰：黃帝以度朔之神立大桃人，蓋土木形骸已興於上世矣。

桑穀

三筆曰：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也。如五行志與尙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旣衰，高宗乘敵而起，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尙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云，豈不

可爲明證而翻以伏生爲謬何也

述曰。史通書志篇曰。太戊崩。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卽高宗也。桑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斯皆直取胸懷。以後爲前。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揜耳盜鐘者耶。蓋亦以五行志誤也。案志稱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喪也。穀。生也。穀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則本志已以爲太戊事。特因劉向言而依違耳。史記殷本紀曰。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有關。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說苑曰。殷太戊時。有祥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乃早朝而晏退。三日而桑穀自亡。說苑又曰。高宗者。武丁也。成湯之後。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相曰。聞諸祖已。桑穀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三年。蠻夷重譯而朝。是以高而尊之。論衡異虛篇。亦以爲殷高宗時事。語與說苑同。而曰桑穀實吉。祖已以爲凶。據此。則謂武丁時有之。未必盡非也。予又觀呂氏春秋曰。成湯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大拱。湯曰。祥者福先。見祥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高誘注曰。書敘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於朝。太戊。太甲孫。太康之子也。號爲中宗。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隰咸陽市門。無敢

增損一字者。明畏不韋勢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高氏蓋以文信侯之言爲妄。然韓詩外傳亦曰。殷時。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伊尹曰。穀。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臣聞妖者禍先。祥者福先。見妖爲善。禍不至。見祥爲不善。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然則桑穀生於商朝者三。而皆爲興商之禎。高誘。顏籀。皆所謂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碌碌

洪氏三筆云。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不欲碌碌如玉。孫愐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爲碌碌。然又爲錄錄。錄錄。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爲錄錄。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立凡庶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述曰。廣韻引老子注。碌碌喻少。而郭璞爾雅注曰。天下名邱五。恐州黎宛營諸邱。碌碌未足當之。邢昺疏曰。碌。小石也。碌碌。多貌。此州黎五邱。碌碌然小耳。毛遂謂諸舍人。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意相類也。習鑿齒與桓泌書。環環常流。碌碌凡士。蓋亦以爲庸細者。然馮衍顯志賦。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章懷注曰。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又易林曰。烏苾茂林。君子碌碌。又曰。輔心湧泉。碌碌如山。馬第伯封泰山記曰。俯視谿谷。碌碌不可丈尺。說人人殊矣。晏子春秋。錄錄彊食。進死何傷。鬪冠子曰。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灌夫傳。帝在卽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錄錄。說文曰。相隨從也。莊子

司馬彪注曰。祿。猶錄錄。領錄也。陸德明曰。祿。謂形見爲禮也。孔穎達王制疏引釋名曰。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周禮攬鐸疏曰。鹿。鹿然作聲也。太子賢後漢書注曰。陸。陸。猶碌碌也。潛夫論曰。已乃陸。陸相將。諧辭禮謝。此與馬按書類。若慕容紹宗檄梁文曰。侯景羣子。陸。婦姪成行。則似爲多意。然此一語。字雖有七。旨趣咸乖。不可比而同也。又淮南繆稱曰。人之憂喜。非爲躑躅焉。往生也。說文曰。遂。行謹遂也。博雅。遂。遂。衆也。楚詞九思曰。哀世兮踈踈。譏譏兮噓噓。則字復有十變矣。予意碌碌如玉。自是如虹浮筠之稱。易林所云。苕亭峻瑋也。碌碌不可丈尺。是深遠竊遽之致。○孫云。馬第伯記。嘗以俯觀豁谷碌碌爲句。亦言豁谷之庸細也。餘皆闕茸猥庸意耳。疏與識者推之。